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

窮人恨

馬健翎 著

4.43
9-6

新華書店印行

854.43
419-6

窮人恨

馬健翎著



3 0406 8921 2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首先選取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之方便。
-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眾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眾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

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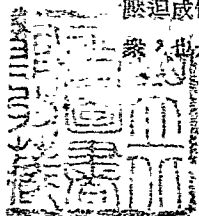
寫在「窮人恨」的前邊

馬 健 翎

『窮人恨』是在這樣的地方裏發生的事情：抗戰時被敵偽蹂躪，日本投降後，又受蔣匪政權的摧殘，終於在人民解放軍大進攻的浩大聲勢中解放了。主要的表現蔣匪與投日漢奸及地方上的封建土豪，對人民殘暴的剝削、壓迫；人民在簡直活不下去的水深火熱中，自動的組織起來，武裝起來，配合着解放軍的進攻，解放了自己。

我的主觀目的，想讓這個劇使觀眾看後，認識封建社會的罪惡；認識中國共產黨、人民解放軍，是為解放中國最大多數受苦受難的同胞而鬥爭；尤其是新解放過來的士兵們，看了此劇，知道自己家中老小，被蔣匪惡政府及地方封建土豪剝削，壓迫成個什麼樣子；知道自己現在參加解放軍，是在為解放大眾，也是在為解放自己家中受難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而鬥爭。

1



(這是在主觀上的希望，並不是說這個劇本一定就有如此效果。)

我們劇團，大半在陝甘寧邊區的陝北工作者，爲了使觀眾容易了解與接受，劇內人物的話語與生活習慣(如以米爲主要食糧等)，都按陝北的情況寫的，這可以因演出地域的不同而改變之，不必拘泥。

這個劇本，在西北人民解放軍前方，給民衆劇團排演時，接受了演員們的許多意見，在給前總政治部預演後，又接受了各方面的意見，然後修改而成的。以後再發現不妥與不夠的地方，當然還要增減的。

這是一個根據『秦腔』寫成的歌劇，但這樣的歌劇，並不是只有陝西人而且是會唱『秦腔』的劇團(或羣衆)才能演出，如果以爲是這樣，那就錯啦。

我們劇團主要的活動在大西北，因此堅決掌握大西北的民間歌劇形式。『秦腔』是西北最普遍而流行的民間歌劇。此外還有『曲子』(郿鄠)、『道情』、『綽葫蘆』(?)、『銀盤腔』(?)……等。但是只有『秦腔』老百姓叫『大戲』，其他的叫『小戲』。因爲其他的是木偶、泥泥塔、皮影子……等演出；『曲子』『道情』雖然也是由人(演員)演出，但比較是小型的；至於『秧歌』，大半是配合打擊樂器的邊舞邊唱，並不配合管絃之音。(有時『秧歌』裏帶有『道情』『曲子』甚至『大戲』，那是另外加上去的，並非『秧歌』本身。)所以可以這樣說：西北的『秦腔』，是西北民間比較完整而且能多表現複雜內容的歌劇。(這並非說西北唯有『秦腔』好，尤其不

能說其他的就不好。)

『秦腔』並不像『皮黃』那樣，幾乎僅僅適合與表現過去官廩士大夫的生活，（『皮黃』武打劇，如表現李逵、武松等，也很接近農民生活的。）雖然秦腔舊劇，內容大半是封建的，但因為是在民間活動，尤其大半在鄉間活動，因之，唱詞、道白及表演，不得不要求人民大眾了解，不得不多用人民大眾的語言與動作了。（當然不是完全如此。）常見『秦腔』舊劇裏的皇上口裏，說出農民的話來，這在平劇裏是太少見的。所以，也可以這樣說：『秦腔』是比較能夠表現人民（尤其是農民）生活的。但我們劇團運用『秦腔』所編的現實新劇，在語言、唱詞、表演動作方面，是極力要求其合乎現實的。因為新的內容，不成問題有些地方就和舊的形式矛盾了，矛盾了就要鬥爭，一鬥爭就會鬥出新的東西來。

中國的民間歌劇，種類繁多，各地有各地的歌劇，沒有做過專門的調查，很難說出到底有多少。但是我覺得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有許多曲詞、歌詞由長短句組成，如『崑曲』『梆子』……等；一種是唱法裏有一板三眼、一板一眼、有板無眼及散板等，歌詞基本上是由『三三四』（十字）或『四三』（七字）組成。（但如果掌握了它的節奏規律，可以自由加長或縮短。）前一種因地域的不同，各地有各地的曲詞，很難一統五用。後一種雖然也因地域的不同，各地有各地的不同唱調，但其唱法的種類與歌詞的組成，基本上是相同的；如『皮黃』『京梆子』『山西梆子』『秦腔』及各地的『亂彈』戲（大戲），都是一樣。所以，後一種的劇本，各地都可以演出，是

更比較容易普遍而深入的。

還有，像這樣的『秦腔』劇本，不僅各地的『亂彈』（大壺）可以演出，如有不會運用民間歌劇的劇團，也可以把唱詞根據當地民間的韻調，作新曲而演出。可以隨便改變唱詞的句法。因為這個劇是用中國民間歌劇的結構與演出方法編成的，現在流行的『秧歌劇』，（有的是新作曲，有的是用民間曲調。）事實上和這樣的歌劇是一個東西，並非兩樣。

不論是『秦腔』，或是其他的『小戲』『大戲』，都應改造、提高，使其更能充分的表現新的、人民大眾的生活，這是我們搞戲劇工作者經常努力的目標。但要牢記毛主席指示的：『從普及的基礎上提高』的原則。不要只滿足於拿用現成的東西，也不敢太性急，把孕兒八個月從肚子裏挖出來；即使勉強活下了，一定是先天不足的可憐相；至於連八個月也不足的孕兒就從肚子裏挖出來，那就活不成個人了。

有音樂理論與技術修養的同志，應鑽研民間曲調與歌劇，熟習它們，掌握它們，然後逐漸加以改造而創造提高之，故友張寒暉同志（名歌『松花江上』的作者），對於我們運用民間形式的文藝工作者，有兩句警語：『鑽進去，頂出來。』我常常玩味這兩句話，覺得非常深刻。可惜他同我們早別了，不然，我相信他會在這方面有很大成功的，尤其是歌曲。現在有個別同志，並沒有『鑽進去』，甚至於根本就不願意『鑽』，就表現他『頂出來』了，這是三歲的孩子跳高哩，一定會跌倒的。

毛主席說：『第一步不是「錦上添花」的問題，而是「雪

裏透炭」的問題。」這個指示，我們應當當做今天的實踐。今天我們還是多運用能够表現人民生活的民間形式（結構、曲調、演出方法），編寫表現新內容的大歌劇與小歌劇。這樣既可以使羣衆容易了解與接受，又讓羣衆自己也能演出來，豈不更普遍、更深入、更大衆化嗎。當然，今天也可以而且應當開始搞根據民間韻調的新作曲歌戲，但我認爲前者應爲主要的。（建立普及的基礎。）前幾年延安的春季秧歌小劇本，我看到農民們到新華書店買的時候，一本一本的挑選，可並不是挑選那個劇本寫得好，（買劇本的人，識字並不多。）而是如果看到那一本裏有：「1 2 3 4 5 ……」的簡譜，便向他同來的人說：「這個本本裏有洋碼哩，咱們弄不成，不要，不要。」這是一個問題，我們應當注意。（我並非不贊成將新作曲或民間曲調的簡譜，印在劇本內，而是在這個現象上，覺得說明一個問題。）

再，我看見有些搞民間歌劇的新歌劇劇團，對於打擊樂器的應用很蹩扭。說他們不想用吧，舞台上分切器着：鼓、板、鑼、鈸等，而且有時候也會響起來的，似乎是用着哩。說他們想用吧，鼓板不起指揮作用，銅器不密切的配合歌唱與動作，教人覺得有點像插花瓶，只是擺樣子點綴而已，有也可，無也可。我每次在這樣演出的舞台下（或廣場）看戲，總是心裏很着急，好像看比賽籃球時，自己的選手把球擲到鐵圈上了，但是沒有進去，可惜！可惜！這裏邊有道理：不是對打擊樂器抱着拋棄與厭惡的態度，（要不用吧，那又是民間歌劇裏所有的，沒有了，怕人家說不大衆了。）便是對於用打擊樂器的方法

不樂悉；鑼之用不巧妙，然而又不肯學習與研究。我覺得歌劇並非非用打擊樂器不可，不想用而且用不好時，寧可以不用還好些。但我很喜歡打擊樂器，它可以製造各種不同的氣氛，可以幫助與加強表情、動作、語言的力量；它既有它本身的音樂美，又有和管絃配合起來的音樂美。中國的民間歌劇，演出來令人有一氣呵成的圓融之感，就是因為它自始至終不冷場，說白、歌唱、管絃、鑼鼓……一連串的互相配合與接續着。就像好火色燒出來的餅子一樣，既好吃，又好看。我希望還是加強打擊樂器的合理應用，多向民間舊歌劇的這方面學習與掌握其方法。這樣就使歌劇更有力，更美，自然就更受觀眾歡迎了。（至於打擊樂器應如何改進與增減，是另外一個問題。）

中國的民間歌劇的總指揮是鼓板，我認爲這很科學。歌劇是更綜合而集體性的藝術，非有集中的指揮不可，大家轟轟烈的指揮而一致起來，比靠視覺的指揮既便利又互不妨礙。舊戲班叫鼓板是『九龍口』，包含的意義是很深長的。有的劇團，在演歌劇時，以指揮歌詠隊唱歌的辦法，搖小棍子擺兩手，那是很滑稽的。而且很難做到的台演員，後台各種音樂員的一致節奏的。已經有可以接受而運用或者再加以發展的好方法，爲什麼不用呢？

我所寫的大劇本及小劇本（曲子、快板、秦腔……等），都是一張桌子幾個凳，便可以演出，沒有佈景。（有時，也不過是近乎道具性的佈景。）（中國的民間歌劇，是用象徵的表演、動作、舞綽等表現時間、空間及人的感情，舞台上的桌子可以不是桌子，凳子可以不是凳子，它們只是指定中心，代表

戲劇中所要代表的東西；選用自然了，觀眾眼裏雖然看見它是桌凳，但又覺得它不是桌凳，而是其它的東西，或者是什麼也沒有。）這並非我反對佈景，我的道理是：我們的對象是農民，農民住在分散的農村裏，而且在戰爭環境中。這樣對於演出是很方便的。演出方便了，就能更普遍更深入的演出。如果講究佈景，不但花費許多的錢與精力，而且許多地方不能演出，那是很大的缺點。一定的時候，城市裏可以編寫與演出有佈景的劇（歌劇），如果主要在農村活動，以農民為對象的劇團，還是不要佈景好。至於有些戲劇工作者，單從佈景的形式方面着眼，而忽視戲劇內容的重要，那更是錯了。美人不穿花衣服也好看，醜人穿上花衣服還是不好看。

我對於有佈景的歌劇，覺得應先從劇本的結構方面下手，盡量像話劇似的，要求時間、空間、人物事件的集中。中國式的民間歌劇，如搞佈景，應當是簡單而象徵的背景，太現實了（太真了），就同象徵的表情動作手法不和諧了。還有一個重要的是，千萬不要讓佈景把戲劇一節一節的（不是一大幕一大幕的）停頓而割斷了，還會使觀眾非常不耐煩，會把劇情破壞了的。

這些意見，不一定都對，提出來大家研究。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八日於黃河岸上

時 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七、八月的時候。（人民解放軍轉入全國規模的進攻。）

地 此地在此戰時，被敵偽蹂躪，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又受蔣匪政權的摧殘，終為人民解放軍所解放。

一 狐 羣

胡萬富（五十幾歲，是一個惡霸地主，陰險毒辣。大煙癮很重，長一嘴八字翹鬚，臉白而瘦。人們都稱呼他『老財主』。因為行事太壞，窮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叫『爛肝花』。以後簡稱『萬』。噙着長桿紙煙鍋，打呵欠，揉眼，懶洋洋的上。）（唱）（二六）一覺睡的大天明，太陽照的眼難睜；只覺得頭昏身乏困，抽一袋煙兒養精神。（繞）（仰眉合眼的沉思着，轉一個小圈，向內喊。）高順，高順！

高順（三十幾歲，也是一個大煙鬼，是一個輕嘴薄舌，舔尻子拍馬屁的小人。是萬的走狗。以後簡稱『順』。）咳，

索索，來啞。（蹣跚跑上）老財主，有什麼事

萬 你們給我搞啥吃的？

順 我叫他們給你包了幾個羊肉餃子。

萬 聽說馮鎮長從縣上開會回來啦，我想他今天會看我來的，多搞一點。

順 對。

萬 有酒吧？

順 有。

萬 搞什麼菜？

順 羊肉絲細粉條。

萬 就是這一個菜？

順 還有丸子粉湯。

萬 再多搞幾個菜，要像個待客的樣子。

順 我看行啦，他又不是外人。

萬 你們往後待人處事，要有分寸，他如今當了鎮長，我們應當另眼看待，不要教人家見怪。

順 哼！他當鎮長，他當鎮長還不是憑咱們大少爺維持的，他還能見怪咱們？

萬 你懂得啥呢？他雖然憑咱們當鎮長，當了鎮長，咱們用人家的地方就多了，兩好並一好，咱們對人家好了，人家就會替咱們多辦事。你快下去再多搞幾個菜。

順 對。（下）

馮鎮長：（三十幾歲，一心想升官發財，是一個趨炎赴勢之徒，手裏提一包糖菓之類的禮物，得意的搖頭擺尾的上。

以後簡稱『鎮』）（唱）（二六）大財主辦事真能幹，專員司令都喜歡；這一條粗腿要抱定，一步一步昇大官。

（裁）（速叫帶進門）老財主。

萬 噢，鎮長，我知道你今天一定會來的，快坐下。

鎮 我給你老人家帶來一包好點心。（說着把點心放在桌上）

萬 你就常常費心。

鎮 老財主，我給你老人家報喜，大少爺真有辦法，專員保安司令都誇獎他好，大少爺在咱縣上說一句話，誰敢不聽，連縣長在大少爺面前，總是書記長長，書記長短，恭恭敬敬的，咱們縣上的事，簡直都由大少爺辦理，你老人家該喜歡吧。

萬 （高興的笑）好麼，這就全憑你們大家肯出力，能辦事。

鎮 咱們這鎮上的事，我就是抓得緊，窮小子們背地裏恨我哩，罵我哩，我不在乎，只要上邊說咱好，還怕啥哩。

萬 就是的麼，窮小子天生的賤骨頭，不能給好臉。

鎮 老財主，現在咱們的事，越好辦咧，專員保安司令，都是從前跟大少爺在一塊給皇協軍辦事的人，都是老朋友，你等着看，大少爺不久還要上昇呢。

萬 好麼，只要他能上昇一步，大家都能上昇一步。

鎮 那是自然的麼。

萬 日本投降的時候，到處吵嚷辦漢奸呢，多少人怕的要命哩，我心裏就有個底兒哩，皇協軍也好，蔣主席也好，反正他們非要人給他辦事不可，誰來了咱給誰辦事，怕啥哩。

鎮 還是你老人家有才學。

萬 我給你說，那時候我只就心一件，最怕共產黨得勢哩，老天爺保佑，蔣主席下命令消滅共產黨，咱們這裏來不了八路軍，真是大家之福。

鎮 老財主，你提起八路軍，我又想起一件要緊事嘍，現在又攤下壯丁嘍，光咱們鎮上就要八十名呢，連念書的學生都要哩。

萬 噫，學生還要，那我的二娃三娃在城裏念書，該不要緊吧？

鎮 自己人，當然不要緊，不過大少爺給我說，教你老人家在這莊上找一個人，頂二少爺的名字當兵，這樣就更好。現在抓壯丁緊得很，路上有四五十歲的人，都教抓走嘍。（把周圍看了一下，到門外看了一下，低聲的）咱們鎮上，已經佈置好啦，明天就到各保抓人呢。

萬 那你說教誰替我二娃當兵好？

鎮 這人你要事先講通，不能教他亂說。

萬 （想）教誰去？

鎮 你就教老劉的兒子劉滿會去，他不敢不去，你把老劉叫來商量，我替你老人家說幾句話，他一定會順順去的。

萬 對，老劉，老劉。

老劉 （年六十左右，忠厚老實，以後簡稱『劉』。上）老財主。（歪頭也不敢抬）

萬 跟你商量一件事。

劉 老財主，你老人家叫我做啥我還能不聽話麼。

萬（笑）我知道你聽我的話，現在上邊又要壯丁哩，你叫滿倉替我二娃當兵去，當兵是好事，將來得了一官半職，帶盒子槍，你就再不要受苦啦。

劉（驚慌發抖）噫？（哀求）老財主，你知道我的光景，去年娃他媽剛死了，我花費了不少的錢，欠下許多賬，家裏又沒有吃的，全靠我滿倉受苦哩，他一當兵，我全家幾口人就不得活！

萬（認爲觸了他的威嚴，大生氣，把桌子一拍）什麼，你不願意？！

劉（哀哭）老財主，老財主，你……

鎮老劉，你怎麼這麼糊塗！我給你說，上邊又派下壯丁啦，反正滿倉這一回非當兵不可。

劉噫！又要壯丁？滿倉還要當兵？！鎮長，不能吧，你知道我家裏就有滿倉一個人能動彈。

萬現在許多地方打仗哩，蔣主席要的人多，沒人當兵打仗，共產黨來了怎麼辦？

劉噫？（呆望萬）

萬你娃去了，你就不要在我這裏當長工囉，回家種地去，每天給我梢的担幾回水，掃個院子就對囉。有啥爲難處，一斗八升，我還可以給你揭借。

鎮老劉，這還不好，教去吧。

劉（又不敢說理，又不願接受，異般無奈）噫！我……（蹲下哭起來）

萬站起來！不准在我家裏哭，老實說，你全家人的命都不够

抵我的債，你不要後悔！

劉 咳！天呀！天呀！

鎮 老劉，你太不像話啦！

萬 好！不要你滿倉去，欠我的錢給我，種我的地丟下，給我滾！高順！

順 （急跑上）什麼事？

萬 把賬本子算盤子給我拿來。

順 對。（轉身要走）

劉 （拉住順）老財主，你老人家不要生氣，我……我我教他去，我教他去！

萬 哼！

鎮 要去今天就教他到鎮上來。

劉 鎮長，遲幾天還不行嗎？

鎮 不行，還有手續要辦哩。

萬 你快回去談去。

劉 咳！（擦淚下）

萬 這一回滾壯了，大概還會有花錢的人吧？

鎮 當然會有的。

萬 高順，以後徵糧徵款，一定越來越多，縣準放賬，抓緊討還，誰要揭咱的錢，非三毛利息不可。

順 那還能教他少了？鎮長，再多徵幾回丁，多徵幾回款，這一帶的好田好地，老財主會都弄到手的。

鎮 徵糧徵款管保不會少的。

順 越多越好。

真 鎮長，走，到後邊吃點飯。
鎮 唉，老人家，我吃過飯啦，我剛吃過飯。
萬 隨便飯，多少吃一點，我給你準備着哩。
鎮 來了就要『打攪』。

齊下。

二 當 兵

劉 (內尖板) (唱) 一路走來渾身顫，(顫跛的上) 行步不前兩腿酸；昏昏沉沉回家院。(進門)

滿倉、紅香、長壽上，扶劉，叫問：『什麼事？』

劉 (癡呆的看自己的兒女，捶胸踏腳，好一陣開不了口) (接唱) 從天上降下了大禍端；老財主爲人心太壞，(抓滿倉) 他……他要你替他的二娃當兵(截) 到……到外邊。

劉滿倉 (劉的大兒子，二十一二歲，性剛強，以後簡稱『滿』)
) 嘿！他要我替他二娃當兵？爹爹，你答應沒有？

劉 我……我……

滿 你答應沒有？

劉 嘿？

滿 你答應囉？

劉 哎！好娃哩，不答應，人家馬上就要錢哩，收地哩，娃，你說有啥辦法？

紅香 (劉的女兒，十五六歲，也是生性剛強，以後簡稱『紅』)
) 爹爹，不能答應！我哥哥走了，咱一家人就要餓死！

滿 殺了我也不去！

劉 滿倉，不敢那樣，不得過去，人家有錢有勢，誰背地裏不把那人叫『爛肝花』，他要你死，你就不得活！

滿 欠他的錢，種他的地，難道把人的命都由他囉。

劉 娃，咱在人家手心裏活着呢，人家說要你命，就要你的命哩。

滿 我不去，看他把我怎麼樣辦！

劉 娃，你當我捨得叫你去麼，沒法子，馮鎮長也說上邊又要壯丁哩，你非去不可。

滿 那怕他們把我殺了，我就是不去！

劉 好娃哩，你去，我回家種地，如今這年頭，窮人們都得半死半活的活着，這事情我看出來囉，你不好好的去，免不了鎮上綁你去，把老財主也惹下了，馬上一家人就不得了，滿倉！你看，我這麼大的年紀，你兄弟才幾歲，（目視紅、長壽）你……你……哎！（唱）（滾白）叫叫叫一聲滿倉！滿倉！這回當兵你不得不去，不敢糊塗任性，爲了你 老的父親，年幼的兄弟姐妹，娃！你……你……乖乖兒的去吧！（唱）（二六）滿倉兒不敢耍強性，聽我把話說心中；並不是爲父捨得你，萬般無奈才應承；你就不去也得去，惹下人家了不成；爲了老少能活命，你還要，（夾白）滿倉！（接唱）乖乖兒的去當兵。

滿 爹爹不要哭了，孩兒我我去就是了！（接唱）爹爹不要多流淚，孩兒心中也明白；這才是蛇吃『挖蛙』自己去，老鷹抓鷄不敢飛；咬緊牙根當兵去，千愁萬恨記心裏。（截）

爹爹，不要哭，我明白啦，我去，將來要是能搞出個名堂回來，非把欺負咱們的人殺幾個不可！

長壽（劉的幼子，八幾十來歲，以後簡稱『壽』。上去把滿倉抓住）哥哥，你不要去，我不讓你去。

滿壽娃，哥哥去了，幾天就回來囉。

壽不，我不讓你去，（抓緊滿，好像滿馬上要走）

劉壽娃，不敢，（把壽拉過來）哎！

滿爹爹，我走以後，單靠你老人家種地不行，我大姨想叫紅香給興旺當媳婦，都是從小耍大的姐妹，成了夫妻才好，這樣教興旺多受點苦，給你幫一半忙，兩家好比一家人，勉強着還能過得去，你說對不對？

紅將頭迴過去。

劉哎！你說的也對。

滿那你就把我大姨跟興旺叫來，我要當面給他們叮嚀幾句話。

劉好，長壽，叫你大姨跟興旺哥哥到咱家來。

壽噢。（下）

劉前一向你大姨向我當面提過親，本來我也看出興旺是個好娃，不過我總想拿紅香給你換個媳婦，誰知道（長長的出一口氣，哭了）誰知道你要……

滿、紅擦淚。

安興旺拖安老婆上。

安老婆（年六十幾歲，因操勞憂傷過度，兩眼矇朧，看不清楚，看起來就像風能吹倒的人了。一輩子孤苦伶仃，受人

壓制，所以常是忍氣吞聲的最怕惹是非。以後簡稱『老』

）（唱）聽說滿倉當兵去。

安興旺（十七、八歲年青的勞苦農民，以後簡稱『興』）腳
忙前來問根底。（敲）

二人進門。

老 他二姨夫，真的滿倉要當兵去嗎？

劉 沒辦法，老財主叫替二財主當兵，鎮長說上邊又要壯丁，
他非去不可。

老 哎！總想日本鬼子下去啦，好活幾天，不料越來越難過
了，出繩納款還不算，把人都拉完了！

興 滿肝花狗肉的太心壞啦！

老（禁聲）興旺！你不要胡說亂道，（向周圍看，低聲）這
裏沒有外人吧？

滿 沒有，大姨。

老 興旺，不敢高喉嚨大噪子，教人家聽見了，咱又惹不起，
滿倉，我娃到姨跟前來。

滿走到老跟前

老（抓滿）我娃不去還不行嗎？

滿 大姨，不去不行。

老 哎！咱們都命苦，（向劉說話的那裏）他二姨夫，娃走
了，你這一家人怎辦呀！哎！（又向滿）你媽死了還不到
一年，你又要當兵，哎！不得了！不得了！

滿 大姨，你不要哭，聽我給你說。我走了，我爹老嘍，還要
我興旺兄弟多幫助哩。

老 他幫助是應當的，你大姨夫死的時候，與旺才三四歲，全靠你爹招呼大的，他如今稱你的忙是應當的。

嬰 滿倉哥，放心，你走了，只要我有吃的，不能叫你家裏的人受餓。

滿 大姨，我跟我爹說好囉，紅香跟與旺的親事定了吧，以後咱們兩家就跟一家一樣。

保丁甲、乙（以後簡稱『甲』、『乙』。氣惱惱的喊叫着出來）老劉！老劉！（進門）

衆吃驚，老與劉更是抖顫，壽藏在紅身後，紅背過了。

劉（顫慄），啥……啥事？

甲 啥事，你還不知道，鎮長教你滿倉馬上就去。

劉 你給鎮長說，他明天一早就來。

甲 不行，就去，他是替二財主當兵的，還有手續要早辦理，即刻就去。

劉 再等一會還不行嗎？！

甲 不行！不要麻煩！

滿（激憤而堅定的）好，我就去。

甲 走！

滿 爹爹，你們不要掛念我，我就走啦！（說着要出門）

衆（一齊上去拉住滿）嗯？你就走？

滿 遲早總得要去，說去就去。

劉 喂！（抓着呆望滿，不捨）

老 娃，再待一會。

滿 待不待一樣，多待一會，大家多難過一陣，與旺兄弟，現

在咱們是親上加親啦，我的老人就好比你的老人，我的兄弟就好比你的兄弟，你能好好動蕩照顧兩家，兄弟！（叫板）我就是到了山南海北也就放心了！（唱）（緊攔頭）叫兄弟聽我把話講（換二六）我走後要你多帮忙；兩老二少靠你養，爲兄一時難回鄉；咬牙關出門把路上，（出門衆隨之）（合場）那……那是老爹爹，大姨母。呵……我的好弟妹（流水）老老少少哭慟惶；你們不要把我想，勤勤苦苦過時光。（繞）（白）爹爹，大姨，你們回去。（咬牙握拳）我就走囉！（毅然的下）

甲、乙（在後監視滿，隨下）都回去，不准跟我們來。

衆叫齊哭叫追下，被甲裝回。

甲、乙、滿下。

劉 滿倉！滿倉！呵嚨！（唱）（帶板）我一見滿倉兒走了，（扯合場）（衆隨着叫唱）那……那是滿倉兒！滿倉！噢……（流水）心中好似刀子割；從此後日月更難過，全家老少不好活。

衆哭著進門，下。

三 抓 丁

農（青年，窮苦貧農，拿鋤頭上，愁容滿面，以後簡稱『一』）（唱）（二六）東山鋤完我西山走，渾身大汗往下流；莊稼能打石八斗，不够吃來不够租；窮人生來命太苦，終朝每日鎖眉頭；一年四季不停手，春夏秋冬都發

愁；（截）（看周圍的地，長嘆一聲，無精打彩的鋤起地來）

忽然聽得遠處亂喊，『抓人哩，抓人哩，快跑！』『……』
同時有槍聲與斥責聲，『不准跑！』『勸一勸就開槍！』『……』。

二（聽見聲時，先是驚向四望，後來把鋤一丟）抓人哩！
（撒腿向下場門就跑）

甲（從下場門上，以槍逼定一）站住！

保丁乙手拿繩子，由上場門跑上來，把一套住，網了起來。

保丁丙（以後簡稱『丙』）拉著被網好的農二、農三上。農三
够四十多歲。

甲 把這一個也網在一起。

乙將一和農二、三連在一起。

甲（向丙）你看見前邊抓住幾個？

丙 看不清楚，大概有四五個。

甲 他媽的，一定有人鬻風嘍，今天在這裏連十個都捉不到，
拉上走！

三 你們網我做啥哩？

甲 我曉得，你明白，裝啥洋蒜呢。

三 哎！就像我四十大幾的人啦，你們還要我當兵嗎？

甲 比你再老的也編不了。

三 這簡直是……

甲（打一巴掌）不准說話！拉着走！

甲、乙把三人連罵帶踢，丙只是被動的拉着，很難受。齊下。

四 送 米

紅 (上，納鞋底) (唱) (慢板) 劉紅香靜兩眼把天埋怨，
爲什麼貧窮人這樣可憐；我的娘 (轉二六) 在世時多受苦
難，爲日月常熬煎兩淚不乾；老爹爹給人家長工使喚，好
多年把賬債交還不完；恨鎮長把哥哥拉兵在外，丟下了老
和少好不慘然；每日裏熬清水蔬菜煮飯，幾口人都穿的破
爛衣衫；老爹爹得急病咳嗽氣喘，老財主心太狠把他爲
難；可憐我與旺哥脚手磨爛，起鷄叫睡半夜務弄莊田；還
穩窺官府裏還要派款，逼得人淚滴血痛哭噙天；清早開
教長壽去把米借，爲什麼這時候不見回還。

劉 (比以前更瘦，鬍鬚更白，腰更彎了，病的行走更不方便
了) (上) (唱) (二六) 惹親兒惹得人肝腸裂斷，得下
病到如今快有半年；怕只怕老財主袖地要債，每日裏強掙
扎去把水担。(綿) (咳嗽)

紅 爹爹，你要多睡哩，起來幹啥？

劉 不敢多睡，今天還要給老財主家担兩回水呢。

紅 爹爹，我看見你這幾天臉色太不好看啦，腿都酸嘍，不要
去嘍。

劉 哎！好娃哩，不敢不去，不去了人家就要見怪。

紅 那你叫我與旺哥替你担水去。

劉 哎！娃腫咱兩家的地，看把娃累成個啥樣子嘍，還能叫娃
担水麼。

紅 那你給他們說一下，在家歇幾天麼。

劉 哎！你們還年青哩，不懂啥，我給你說，我病了幾個月了，那一天也不敢不給人家掃院担水，我連病都不敢叫人家看出來，老財主的心比炭都黑，他要是知道我不中用了，娃！他就會馬上要錢，馬上抽地，那咱們就（叫板）不得了了！（唱）（二六）有錢的心腸真可怕，肚裏藏刀把人殺；你要常常侍候他，不能動他叫你地下爬。（繞）（白）你不要管我，我還是去。

劉出門，勉強的走下去。

紅 （出門送劉）爹爹，你慢慢走，小心！（望劉不見，轉回）（唱）（二六）爹爹病得難立站，還要給人把水扭；窮人難來難上難，活在了人家腳下邊。

興提一小米袋拖壽上。

興 （比以前瘦了一些，穿的破衫子，吊着一片）（唱）（二六兩句截）富人家酒肉家常飯，窮寒人吃米也爲難。（進門）

紅 你們才來啦。（抱怨的口氣）

興 哎！你還不知道，我家裏連一點米都沒有，走了好幾家，張家一碗，李家一把，才借下這一點米，（把米袋放在桌上）二姨夫呢？

紅 給爛肝花担水去啦。

興 哎！人病得不像樣子啦，你就不該讓他去。

紅 我擋來，他怕把人家怪下呢。

興 哎！老人家太可憐啦！把這米好好給老人家吃上幾頓，再

不敢教他動彈了。

紅 老人家病重啦，我也不敢離開，不能到山上給你幫忙。
興 你千萬要好好侍候老人家，人家不心疼，咱們的老人，要
咱們心疼理。

紅 我給你做鞋呢，你試一試看這底子大小呢？（說着把底子
給興）

興 （把底子等了一下）大小正好，你那裏來的布？

紅 那裏來的布，這是我這裏檢，那裏尋，慢慢湊下的。

壽 姐姐，我的鞋爛啦，給我也做一雙。

紅 你不多受苦，穿爛的也不要緊。

壽 不，我要新鞋呢。

興 壽娃，我給你想辦法搞一雙新鞋，好，你們在，我要地裏
去。（擬出門）

紅 （以手阻興）看你的衫子爛成個啥啦，來我給你擦一下。
（說着身上取下針線，一邊縫一邊說）你也不要受苦太重
了，你自己看不見，你瘦的多了。（已補完）

興 哎！不瘦有啥辦法，多受些苦，多打幾顆糧，才能有一盞
稀湯到咱們口裏；不好好受苦，怕連人家的都不够呢。
好，我走啦。（出門下）

紅 （送出門，壽亦相隨）哎！（唱）興旺哥哥面皮瘦，兩隻
眼跌在窩裏頭；雖然說年青能受苦，紅香心中加憂愁。
（拖壽進門，將米袋提下）

五 吵 金

王氏（萬的繼妻，年四十左右，還極力打扮，看起來有點滑稽，爲人矜誇驕傲，性暴而潑辣，以後簡稱『王』。氣汹汹的上）（唱）（二六）（快而連續）大媳婦做事太可惱，氣得人渾身似火燒；此事我要和她鬧，打破腦袋不輕饒。（戛）（高聲叫）高順！高順！（生氣，更高聲的）高順！

順（急忙跑上）來囉，來囉，大嬖子，什麼事？

王 你給我雇轎子去！

順 大嬖子，你到那裏去？

王 我到縣上去。

順 啥事變？

王 你說氣人不氣人，你們大少爺接我大媳婦到縣上去，人家是太太上任哩，臨走的時候，綢子呀緞子呀，你該親眼看見啦，我那一件不遂她的意，那一件對不起她，今天我打開小箱子，把三副金鐲子不見啦，你說這不是她偷走再誰敢？

順 你再好好找一下。

王 我把櫃子箱子都翻遍囉，連個影子都不見。

順 我想她不能吧？

王 放屁！你跟你們老財主長一個屁股，放一樣的屁，快給我雇轎子去，我就要走。

順 大孀子，縣上到咱這好幾十里路呢，你不嫌累？

王 你不要管，快去！

順 大孀子，不要太急，事情慢慢商量的辦麼。

王 （站起逼順）你去不去？

順 大孀子，你等一等，我問一下老財主。

王 你不去了我自己去。（說着就要出門）

順 （即忙拉王）大孀子，大孀子……

萬 （急的連跑帶說，上來拉王）好我的親媽哩，你怎麼這樣不聽話麼，家醜不可外揚，你到那裏，吵吵鬧鬧，給咱娃丟人哩麼！

王 我不管！非去不可！

萬 聽我說，你就不顧咱娃的面子，也該顧你的名譽麼，你到那裏鬧，人家知道的，說大媳婦把家的金鐲子偷啦，不知道的一定會說你是後娘，欺負前家兒呢。

王 哼！你那大兒大媳婦恨不得把這一份家產都弄到手，教我的二娃三娃討飯吃，你當我還看不出他們的鬼心眼。

萬 你就太多心了，將副爛金鐲子就把事情看的那麼大。

王 哼！金鐲子，我問你，後院窖的元寶，不是他們偷走了，你說那個鬼拿走了。

萬 你說低聲一些，你昏啦！

王 你昏啦，你昏啦！

萬 對！……我昏啦，我昏啦，二娃媽，咱們的浮財底財多着呢，他們能拿多少，你放心！不要去啦。

王 我非去不可。

萬 算啦，算啦，金錫子算啥麼，我給你再打四副，五副。

王 不，太可恨嘍，我這口氣不得下去。

萬 二娃媽！咱的大娃大媳婦不好，饒了她們，你給我帶個老面子。

王 不行，我就要去。（又往前撲）

順 （拉住王）大爺子，大爺子，……

王 （打了順一個巴掌）滾開！

順 怕的躲開。

王 你們都是一路鬼，我自己去！（說着要用門）

萬 （大生氣，一把把王拉回來）你太不像樣子啦！

王 見萬幾乎生氣跌倒，有點害怕。

順 扶住王。

萬 把你們當成閻王爺，皇上爺還不够數，一定要在玉臺爺頭上要强哩，由了你們嘍，我算啥東西！

王 （哭）好，你們厲害，你們大兒大媳婦都是親的不敢惹撞，我們是賤種，我……

順 大爺子，不要生氣嘍，回家裏歇一會……（扶王下）

王 非常受屈的連哭帶說的被扶下。

萬 生氣的落坐。

劉 氣喘咳嗽、呻吟、掙扎的，擔一擔水東搖西擺的上，走到前合，終因支持不住，跌倒在地。

萬 什麼事？（一撲出後門來，踢了劉幾腳）混蛋！你瘋嘍！

劉 （嚇的直禱告）老財主，我的過，我沒留神絆倒嘍。

說着，糊裏糊塗用兩手把地上的水泥往桶裏亂攪。

萬 你這是故意躑躅人，是不是？！

劉 （急的作揖）老……老財主，我不敢，我這幾天有病，我這幾天有病。

萬 有病，有病在家裏睡覺去，我用不起你！

劉 （神經質的恐慌，亂說了一陣）噫！老……老財主，我……我沒有病，我能擔水，我能受苦！老……老財主，我沒有病，我能擔水，我能受苦！老……（儘管不住的作揖，不住的說）

萬 滾出去！不要死在我家裏，高順！

順 來啫。（跑上）

萬 給我趕出去！

順 （拉起劉）我看你老不中用嘍，去！去！（把劉推出門外）

劉昏昏頭頭下。

萬 我看老劉不行嘍，今年下來，把地抽回來，他把莊稼務不好，打不下糧食，收不下租，你就把他的骨頭拿來，狗還不啃呢。

順 對。

順隨萬下。

六 哭 飯

紅 （納鞋底上）（唱）（二六）老爹爹這時候還不回轉，倒教紅香把心耽；我這裏出門去四下觀看，（出門兩邊望着

叫) 爹爹，爹爹！哎，(接唱，轉回) 怕只怕老人家鵝銜路邊。

壽 (上) (唱) (二六兩句截) 恨姐姐不讓我多吃米飯，糠菜湯喝的人太的厭煩。(白) 姐姐，我還要喝米湯哩。

紅 壽娃，不敢喝啦，給爹爹留下，爹爹病啦，還要受苦，教他吃好。

壽 再給我喝半碗。

紅 壽娃，不敢不聽話。

壽 不，儘吃糠菜，我餓哩，我就要喝。(說着往下走)

紅 (拉住壽) 你又想挨打啦。

壽 你打！你打！

紅 你太不懂話囉。(把壽打了一下)

壽 (雙手抓紅，趑躅帶哭叫) 你把我打死，你把我餓死……

紅 (生氣的把壽用力拉倒在地) 到那裏哭去。

壽 (跌倒後，坐起大哭大叫) 媽！你活來！我餓啦，媽！你活來，我餓囉！……

紅 哎！(在滾白銅器裏把壽拖起) (滾白) 叫叫叫一聲壽娃，壽娃，我的小兄弟哪……並不是姐姐我不給你吃，你吃了爹爹就不得飽，說是你再不要哭，再不要鬧，把姐姐我叫的好不心疼啦，哎！(再唱一聯滾白) 叫叫叫一聲娘呵！娘呵！誰教你不在，誰教你早死，丟下我爹爹那樣的老，丟下我兄弟這樣的小，教你女兒怎樣的(拉錘子) 養活呢。(接唱) (二六) 小兄弟莫要再哭叫，叫的姐姐心發慌；爹爹病了沒好飯，米湯留下讓他喝。(抱過壽)

劉 (顛跛着上) (唱) (二六兩句截) 一邊走來一邊想，受苦人活的無下場。(進門)

紅 爹爹回來囉。

劉 (不言不語，落坐，長嘆一聲) 哎！

紅 (端來一碗飯，碗上放一雙筷子) 爹爹，吃飯。

劉仍不言語，

紅 爹爹快吃，不要教飯冷了。

劉 (拿起碗筷一看，生氣的把碗使勁放在桌上，登時站起來，眼瞪着紅，唾) 呸！誰教你做米飯?! 噫?! (逼紅一步) 誰教你做米飯！

紅 (驚呆) 爹爹！

劉 誰教你光拿米做飯?! 噫?! (眼瞪的很兇，再逼紅一步)

紅 (害怕) 爹爹！

劉 (『怕』！在紅的頭頂打一下) 我這麼大的年紀囉，爲了咱的日月光景過不下去，看人家的眉高眼低，受苦受難，你知道糧食是從那裏來的？噫?!

紅哭。

劉 (也哭了) 哎！你們都不長良心，這一家人該死！這一家人該死！(落坐，抱頭哭)

紅 哎！(滾白) 叫叫叫一聲爹爹呀！爹爹！我的老爹爹……
(哭着走到劉跟前，手托劉肩) 女兒見你這幾天病得厲害，是我教與旺哥哥張家一碗，李家一把，借下這一點米，給你熬下這點米湯，我連一口都沒吃沒喝，剛才長壽要吃，我沒讓吃，姐妹們吵鬧了一陣，如今你回得家來，

又是罵，又是打，教孩兒我好不爲難呀！

劉（以手撫紅）（拉繩子）我的女兒！（唱）（二六）紅香莫哭不要叫，爹爹把你錯打了；怨只怨咱的命不好，爲父心中如火燒。（截）紅香，我娃不要哭了，我心裏急得很，太燥囉，叫我娃受屈。

紅 爹爹，我不受屈，你快吃飯。

劉 哎！我吃不下去，我想輸一會。

紅 多少吃一點。

劉 吃不下去，我要到後邊輸一輸。（起，走）

紅長嘆一口氣，扶老下，壽墮下。

七 逼 債

萬（上）（唱）（二六）秋風吹得滿山黃，家家戶戶要收糧；白天算，黑夜想，收租討賬要錢糧；我要把銀子藏十窖，我要把糧食堆滿倉；雖然家不是做皇上，要啥有啥想怎就怎，我覺得倒比那皇上強。

順（上）（唱）（二六兩句截）這鄉完了到那鄉，收利討賬實在忙。（進門）老財主。

萬 你回來囉，賬收的怎麼樣？

順 咱的賬還能讓短下，哭的鬧的我都不饑，有的把地頂上啦，有的把房頂上啦。胡老三要賴皮，我把他送到鎮上啦，袁尙義狗爺的欠錢不給，可花二百塊大洋問媳婦哩，我硬要，他還想打人，我在鎮上找了兩個人，把狗爺的網

起來，打了一頓。

萬 哼！袁尙義不是好東西，有人說他背地裏罵我，從前不該給他搗錢。

順 我見他能受苦，不會騙人，誰知那狗畜的脾氣那樣壞，啥都不怕。

萬 他把錢給了吧？

順 他不給，由他啞，我硬逼的他把親事退啦，錢給咱們啦。

萬 哼！沒錢還想要老婆。

順 還有吳保子，你就是剛了他的骨頭，熬了他的肉也沒辦法，我教他給咱當長工啦，慢慢去除，還有幾家也是這樣秋後的期限，他們有辦法，遲收幾天也可以。

萬 都要抓緊，不能放鬆：昨天晚上馮鎮長來啦，還帶你們大少爺的一封信，上邊派下大批徵糧徵款，秋收一結束，馬上就要下來啦，我看咱們竹賬，不管到期不到期，能收的都收，逼死人也不能輕饒。收租子也要抓緊，窮鬼們的租子，不能等到冬天，有的不能讓他們把糧食拿回去，在場上就把糧食給咱們裝回來，這些事你要想算周到，該先搞誰家的，再搞誰家的。……

順 這不用你老人家操心，我有個底兒呢，好，我再到前莊跑一趟。（說着就走出門）

萬 高順。

順回來。

萬 你幹什麼啦，爲什麼田惹虎的媳婦還不來？

順 我給說啦，她不敢來，我再催一下。

萬 一定是你把話沒說好，你就說到我家裏幫幾天忙，你現在連啥事都幹不了嘍。

顧 當然我是那樣說的，老財主這不能怨我（悄悄的）周二娃家媳婦從咱這裏回去上吊嘍，跟他們隔壁住着呢，因之她不敢來。

萬 哼！什麼東西！你再叫去，她再敢不來，你把她男人給我拉來，就說我要算賬！

顧 對。

萬 他媽的，哈叭狗也想跳牆啦，你給她說不來不行！

顧 是！

二人分兩頭下。

八 收 租

興 （內叫尖板）（唱）爛肝花做事太強梁，（慌張上）不等收完他搶租糧；急忙我到姨家去，（跳一個圈子，進門，叫）二姨夫！紅香！

劉挂掛仗與紅、壽齊上。

興 （接唱）（截）趕快地裏搶收糧。（很急的說）紅香，你們快把布袋繩子拿上，到場裏把糧食背回來，爛肝花把我的糧從場上都搶走嘍，快！快！

紅拿出幾條爛布袋。

劉 我也去！

興 你有病，你不要去。

劉 管他病不病，能背多少是多少，快走。（唱）（流水）（與、紅扶劉轉圈論着唱）糧食就是咱的命，

紅 （接唱）沒有糧食活不咸；

興 （接唱）咱們大家齊動手，

劉 （接唱）放大步拚命向前行。（跌倒）

紅、興、壽擁着劉急下。

張老漢 （年五十以上，貧瘠，連叫帶喊，拿兩條爛口袋急上，以後簡稱『張』）常有！常有！

常有 （張子，二十幾歲，以後簡稱『常』。急上）什麼事？

張 快到場上背糧走，老財主家就地搶租子呢，快走。

常 狗彘的爛肝花就搶咱窮人死不完哩。

張 不要胡說，快走！（推常）

二人急下。

興背一布袋，紅背一捆布包，劉、壽抬一捆布袋，惶步緊張。

東張西望的上，剛轉過灣子，被順帶保子和另一長工攔住。

順 好，你們倒收了個快！

興等嚇的退回幾步。

順 老劉，你不算一算，你欠多少租子，去年的還沒交完，今年又不做長工，担水掃院才幹了幾天，你還想往家裏背糧，老財主買下地，單爲養活你，是不是？

劉 高……高掌櫃，你給老財主說，我今年不得了，他老人家要可憐我呢。

順 不行，你年年才得了，誰能教你白種地。（說着把劉抬的和紅背的都壓下來，又奪興背的）

興 高掌櫃，這是他一家人的命，這一布袋你給留下。
順 你屁股上的屎還沒擦乾淨呢，還替人說話哩，放下！（一把把糧袋拉下來，糧袋落地）

興 幾乎跌倒，長出了一口氣，抱頭蹲下。

順 （向二長工）背上走！

長工四十歲歲的農民，以後簡稱『長』。把劉抬的箱紅背的那些拿起。

保子（三十左右，忠厚農民，以後簡稱『子』）抱起興背的那一布袋。

劉 （拉住興背的那一布袋）高掌櫃，你不能，這一布袋要給我留下哩。

順 不行，一顆也不給你留！你放手！

劉 高掌櫃，今年要照護我一下哩。

順 把你劉吃了個開，（向長、保）背上走！

劉 （向順跪下，連哭帶說）高掌櫃！你開恩！給我要留糧哩。

順 不行，不行！

劉 高掌櫃！你可憐我一家人，你看我老的老，少的少（說此句時轉過臉看紅、壽，見紅、壽未跪）哎！你們也跪下麼！跪下！

紅、壽先前只是哭，現在跪下哭。

劉 你看我老的老，少的少，你把糧都拿走，就不得活！

順 管不了（向保等）走！

劉 高掌櫃，你不能都拿走，你回去給老財主說，他老人家今年教我餓不死，我一家人就是轉驢變馬也要報他的人恩

哩。

順 不行，看你噉嚙嚙，噉嚙嚙，麻煩不麻煩？（推劉）去！去！（向保、長）走！你們站着等啥呢！

保、長轉身要走。

劉 （又抓着保背的布袋）你不能背走！

順 （一掌將劉推倒）去！（向保、長）走！（轉身被劉拉住）

保、長始終對劉表同情，因之等待不走，此時只得走下。

劉 （跌倒了爬起抓順）你不能餓死我一家人！

順 滾你得！（將劉又推倒）真是窮骨頭！

劉跌倒，紅哭叫劉。

順把紅上下打量一下，抿嘴點頭微笑下。

以上順幾次發兇，嚇得嚙幾次尖叫，紅、興都有表情，紅、興叫劉，把劉架起。

劉 （倒後被紅、興架起，唱陰司慢一句轉二六）眼巴巴全家人燒無吃盡，滿年的辛苦一場空；（扯帶板）我要找老財主問他一問，（掙扎幾番，腿痛難行）兩腿疼痛（截）難前行。（白）我想找老財主問他一問，滿倉當兵的時候，他說沒辦法了可以給咱揭借，今天高順狗彘的把糧食都搶走，我非要一些回來不可。（說着要走）

興 （拉劉）二姨夫，你不行，你走不動，明天叫紅香去！

紅 我不敢去，爛肝花那闊王眉臉我怕哩。

劉 你去，不要怕，你找他的老婆，我想他再沒良心，會給咱退回一二斗的。

興 (向紅) 你還是去一下好，要來一點是一點，咱們太沒辦法囉。

紅 好，明天我去，參參，咱們回。

興 回。

劉 哎！(唱) (二六) 窮人一年白受苦，

興 (接唱) 無吃無穿斷咽喉；

劉 (向紅) (接唱) 全家食用無來路，

興、紅 (合唱) 睜大兩眼淚長流。

唱時，興、紅架劉轉一圈下，齊隨之。

九 求 告

萬、王消開得意的上。

萬 (唱) (二六) 每日裏吃飽穿暖閒遊轉，

王 (接唱) 到晚間睡下抽大煙；

萬 (接唱) 又有錢又有勢啥都好辦，

王 (接唱) 安然自在好喜歡；

萬 (接唱) 皇軍來了把公幹，

王 (接唱) 『中央』來了也做官；

萬 (接唱) 那怕他入場，乾石頭爛，

萬、王 (合場) 咱家的銀錢用不完。(留)

二人落坐，都抽紙烟，王是小烟嘴。

順 (上唱) (二六四句截) 進張家出李家，威風八面，我每日手頭裏不缺零錢。(進門) 老財主起來囉。

萬 這兩天租子收的怎麼樣？

順 窮鬼沒辦法的，差不多都從場上就把糧給咱背回來嘍，今年比那一年都難，哭的叫的磕頭的，要不是我心硬，租子簡直收不起。

萬 慢說窮鬼，就是那些有辦法的，也都要抓緊，等到徵糧徵款下來，就不好收了。

順 不怕，我常打算盤子着呢，不能教咱吃虧。

萬 不怕，地裏打下糧嘍，租子當然可以搶回來，窮鬼們揭借的錢，更要費力氣收哩。

順 咱們的錢，他誰也欠不下。

萬 誰也欠不下，像老劉的錢，你能要下？

順 老財主，我正要給你說哩，老劉的錢有出路嘍。

萬 他能有個什麼出路？

順 有辦法，昨天收租的時候，我看見他女兒紅香出變嘍。好看得很，十七八歲的姑娘，又香又嫩，還怕變不成錢？

王 我看你是一輩子沒有見老婆，把母猪都看成花眼嘍。

順 哎！糞堆裏長蘊芝草哩，你不能量荒。

萬 紅香我見過，黃毛女子，有啥好？

順 兩年你沒見嘍，女大十八變哩，女娃娃到了十六七都要太大的出變一下哩，真的好，我不虛說。

王 (討厭順) 幹你的事去，張家婆姨好，李家姑娘好，就常在你嘴上吊着哩，去！

順 我跟老財主還有點事呢，常有富現在沒現錢，打算把那幾畝水地給咱哩，連老賬帶新賬一筆勾消，沒有經我手的

頭，我還弄不清。

萬 好，你跟我到後邊撥開賬算一下。

萬下頭驗之。

紅拖簾上。

紅 (唱) (二六兩句截) 只覺得心跳腿又軟，向人求告好爲難。(進門，懦怯的) 大爺子！

王看見啦，靦了一眼，邁過頭去。

紅 (哀然的) 大爺子！

王沒理。

紅 大爺子。

王 (嫌棄的) 說你的話，不要叫噁。

紅 大爺子 高掌櫃把我們今年收下的糧都拿走啦。

王 胡說 那是收我們的租子，誰拿你們的糧？

紅 大爺子，我們老少三口人，連一點糧也沒有啦！

王 沒有還不是沒有！

紅 大爺子，我們種了一年，吃不上稠的，不能教我們連稀湯也噉不上。

王 哼！你是給我講理來啦，是不是？你喝不上稀湯怨誰哩？年青青的，說話倒殘殘的，你們還欠租子着呢，都給我送來。

紅 (跪下，壽亦跪下) 大爺子，我不會說話！你老人家不要見怪，你看我哥哥替二少爺當兵，老財主說下要給我們揭借哩，我們實在沒辦法，就不給我們退糧食，也該給我們揭上幾斗米。

王 說的就像欠下你的一樣，滿倉不替二少爺當兵，人家鎖上也要抓他哩。

紅 大爺子，不管長短，你要可憐我們，給老財主說一下，給我們揭上幾斗米。

王 不行，不要麻煩啦，去！

紅 （哭）大爺子，我們實在不得了，你們要救命哩！

王 去！我們不是菩薩爺爺，救不了命。

紅 大爺子，你老人家要開恩哩，今天不給我揭幾斗糧，我不走，大爺子，你要救命哩！……（擦淚嗚咽）

王 愛跪你就跪上三天三夜！

萬暗上，從這邊把紅看一陣，從那邊把紅看一陣，鬼臉高興的笑着。

紅只管哭。

王把萬覷了一眼又一眼。

萬 什麼事？

王 什麼事，嫌咱把租子收啦，要咱給退糧哩。

紅 （向萬）老財主，你要救我們一家人的命哩，我們連一點吃的也沒有啦，就要餓死。

萬 不要哭啦，怪可憐的，我給你借就是啦。

王 不准給借！

萬 （嘻皮笑臉的）給借上一點，看在紅香臉上，紅香，不要跪啦，跪的腿疼哩，起來。（用手拉紅臂）

紅驚閃，站起來躲萬。

萬 （笑嘻嘻的）看這娃，你還怕我呢，來來來，到後邊我給

你盤上滿滿的一斗米。（說着拉住紅手）

紅用力撒開，拖器出門，連氣帶哭的下。

王冷笑。

萬（趕出門）紅香！紅香！哼！不識抬舉的東西！你給我跑到天上去！（進門）

王 老的帶頭髮都白啦，羞不羞？

萬 低着頭想。

王 我看也不是一朵好花。

萬 噢，你不要說，這娃當真出變啦，我看咱莊裏誰也比不上。

王 噫，好倒是好，就是人家看不上你。

萬 看不上，我把她弄不到手，連一天胡都不姓啦。（叫）高順。

順（上）什麼事？

萬 剛才紅香到這裏借米來啦。

順 怎麼樣，不壞吧？

萬 好，身子也『稍柳』（窈窕的意思）模樣也好看，紅臉蛋小嘴，真是女大十八變，變好啦。

王 把一個窮女子，教你簡直說成王母娘娘啦。

萬 高順，這個女娃娃我滿意，你說媒去。

王 什麼？

順 老財主，你跟我大爺子商量好。

王 這家裏不准進來邪毛外道。

萬 你簡直想不開，這是好事情，一來他家欠下咱的爛賬啦，

咱不要花錢；二來把她娶過門，好好侍候你，比僱老媽還便宜。

王 驕死我啦！

萬 再說，你常跟我吵鬧，嫌我跟……總之，你讓我把她娶過來，我也就安心囉，再不胡……真的，二娃媽，我說心裏的話哩，我早就打算辦這麼一件事。

王 不行，你好我不好。

萬 我叫她好好侍候你，你越能享福。

王 說什麼都不行，你敢把她娶過來，一進門我就要砍死她！

萬 （鄭重的）你不要什麼事也爲所欲爲。

王 我就不讓！我就不讓！

萬 （生氣）把你那嘴抿住！太不像話！由囉你啦！高順，這事情幾天內就要給我辦到手，去！

順 老財主，你跟我大爺子商量好……

萬 商量什麼，去！就去！

順 老財主，不要搞的……

萬 少說話，你是給我姓胡的辦事的，我姓胡的叫你幹啥，你就幹啥！去！就去！

順 對！對！我去，我就去！

萬 就去！這一件事我非辦不可，你給我幾天就辦好，誰也擋不住，那怕死下人！

順 好，是，是，是！

萬把王瞪了一下，氣滴滴的下。

順 大爺子，這件事情非辦不行囉。

- 王 說屁哩，還不是你惹下的是非。
- 順 你不要生氣，我給你說，除過老財主說過的那幾點好處，還有好處哩，（鬼頭鬼腦的出門看了一下）要是把紅香娶過門，老財主跟她睡覺去，咱們就方便的多了！
- 王 （唾順）呸！不要臉！
- 順 對對對，我不要臉，我不要臉。（無恥的，高興的向上場門跑下）
- 王 向下場門下。

十 說 媒

- 劉 （拄拐棍上）（二六）紅香出門求人去，但願她能借米回；背地裏不住眼流淚，叫滿倉，兒呀！你在那裏。
- 紅 （內叫尖板）（唱）爛肝花做事太可惡，（拖壽上，接唱）欺侮窮人尋快活；擦乾眼淚進門去。（進門）
- 劉 （見紅狀，驚異）紅香 怎麼樣？他不給借？
- 紅 （接唱）（截）我本是女孩子該說什麼。
- 劉 紅香，他一點都不給借？
- 紅 （有點生氣）借！人家還給你借！
- 劉 嗯？！
- 紅 我央求人傢，跪下禱告，他們不給就是了，爛肝花不要臉，他……
- 劉 他怎麼樣？！
- 紅 他……他欺侮咱們窮人！（哭着下）

劉 噫？（問壽）壽娃，你知道啥事？

壽 （小孩不懂事，很天真的看到表面）爛肝花要給咱借一斗米，我姐姐不要，拉我跑回來了。

劉 噫？……哎！（唱）（二六）紅香回來好生氣，想必在那裏受人欺，千悔萬悔我好悔，我不該讓紅香到他家裏。

順 （上）（唱）（二六兩句截）見了老劉要生氣，他若不從我不依。（進門）老劉。

壽見順來，怕的溜下。

劉 （陪笑）唉！高掌櫃，你來啦，快坐下。

順 老劉，你真的家裏連一點糧都沒有啦？

劉 哎！好高掌櫃呢，實在連一點米也沒有啦，老天在上，我五十幾的人啦，還能說虛話！

順 連去年的租子算上，你還短老財主三斗多糧哩，知道不知道？

劉 知道，高掌櫃，我不能胡說，我太沒辦法，老財主要照顧我一下哩。

順 你揭老財主的白洋，我們算了一下，連本帶利，已經一百八十幾塊啦！

劉 噫！一百八十幾塊？

順 該多少就多少，不會錯的。

劉 不能吧？前年揭了三十塊，去年才揭了五十元麼？

順 那你說人家老財主給你黑攤冒算哩，是不是？

劉 噫？

順 噫哈哩，你是財神爺，老財主還靠你發財呀！

- 劉 去年的工錢，老財主連一個也沒給我，今年我還……
- 順 不要說啦，這些我都扣除過啦，你現在淨欠一百八十五元。
- 劉 噫！還……！
- 順 你也能看出來，這幾年手頭緊，老財主的租子、錢賬，都要收回，一點也不能短！
- 劉 噫！你知道我，我三口人已經餓了半年啦！
- 順 那你也要想辦法，老財主的為人你知道，他老人家變了臉，神鬼都不饒的。
- 劉 （抖顫）高掌櫃！你……你看我有啥辦法麼！？
- 順 我看你就有辦法。
- 劉 哎！好我的高掌櫃哩！我有個啥辦法麼！？老財主要是不可憐我，我就不得活！我就是個死！
- 順 （冷笑）你就常不得活，常要死。我給你說，你不要愁啦，現在有了好辦法啦，我給你報喜。
- 劉 哎！有啥好辦法！？
- 順 （鄭重其事的）真的，這也是你的福氣，你有辦法啦。
- 劉 啥辦法麼？
- 順 你要照我的辦法辦，老財主不再向你要錢、要租，他還能接濟你哩。
- 劉 你說的是什麼？
- 順 你聽我給你說，老財主把你紅香看上啦，要你紅香給他配個二房妻。
- 劉 （大驚，大聲的）噫!!!

順（因劉的驚叫，受到刺激，站起稍稔）噫啥哩？這麼好的事，你還不願意？

劉這是什麼話！他跟我的歲數一樣，還想要我紅香給他做小，這是什麼話！

順人家財主家上了年紀，娶二房、三房是常有的事，這有什麼奇怪？

劉不能，不能，我的紅香不能給他做小。

順要不是老財主看上紅香，你攀都攀不上呢，咱是個窮人家，又不是啥高門第，做小有啥關係。

劉姓高的，你不要把窮人看得太不值錢了！

順（大生氣）啥？你說啥？好！你不願意，你叫我姓高的，你有本領，（伸出手）拿來，還錢、交租！我連一天都不等！

劉噫？！

順狗肉不上高抬桿，你太不識人抬舉！你當我不知你是個姓啥的！

劉高掌櫃！高掌櫃！你不要生氣，我一時糊塗，把話說錯囉，並不是我不願意，紅香有了人家囉。

順你不要胡說，我知道紅香沒有人家。

劉高掌櫃！我要是胡說，就教龍把我抓了！雷把我劈了，我紅香許給安興旺囉。

順不管，非把紅香給老財主不可！

劉高掌櫃！你給老財主說，這事他老人家要開天大的恩哩，高掌櫃，你要幫言哩，我給你磕頭！（跪下亂磕頭）

順 你把頭蓋爛也不行，告訴你，你乖乖的把紅香送給老財主，大家都好看，要不然我要把紅香拉的去，還要把你送到鏡上，有的是辦法！

劉 高掌櫃！這怎麼能成？這……！

順 我沒有閒工夫跟你扯淡，就是這麼一回事啦，你自己想法。（說着就要走）

劉 （拉順）高掌櫃！

順 去！（推倒了劉，氣滴滴下）

劉 （爬起跪着走叫）高掌櫃！……

紅、壽 （跑出哭着拉起劉）爹爹！……

劉 我的天呀！天呀！怎麼辦！紅香！快叫你大姨跟安興旺去！

紅急下。壽也風簷跑下去。

劉 壽，你不要去，回來。

壽回來站在劉旁跟着哭！

劉 我的天呀！天呀！（以手擊桌）

老 （內叫板）（唱）不好了，不好了。

興、紅扶老急上。

興 （接唱）（流水）渾身上下涼水澆；

老 （接唱）一步當做兩步跑，

興 （接唱）（穢）見了姨夫說銀苗。

興、紅扶老進門。

劉 （見老，哭、捶胸頓足）興旺媽！興旺媽！

興 二姨夫！死也不能答應！那怕跟他拚命！

紅 爹爹！我死也不去！

劉 娃！我沒答應，我也不讓你去！

老 天呀！這又是一架泰山壓在咱頭上了！咱們怕頂不起嚙！

（急的把棍子在地下亂搗）

與 狗彘的們！誰敢搶紅香，我非拿刀子砍死幾個不可！

老 興旺！不敢『梁腔武道』，事情要慢慢商量哩，天呀，咱們又是大禍！又是大禍！

劉 興旺媽，你說咱怎麼得了！

老 哎！我知道怎麼得了！走！咱們兩個給老財主磕頭！禱告！再有啥辦法！

劉 你大姨，你去，我欠人家的錢着哩，我又實在走不動了！你去了好話多說，苦苦哀求，祈天祈地，要老財主開恩哩！你快去！

老 對，我去！我給他磕頭！哎！壽娃，你拖大姨走。

劉 天呀！我又想起啦，咱們還沒有媒人哩！

老 哎喲！真的！這怎麼辦好！這怎麼好！

劉 你快請個媒人，就說咱們春上就把親事定啦。快去，請好媒人就去，不敢等了！

老 你二姨夫，你說的對，我就去，壽娃，走！

壽拖老。

老 （抖顫着出門，自言自語的）哎！天呀！天呀！（下）

與 狗彘的爛肝花，欺住咱窮人不敢拔他的毛。

劉 好娃哩，低聲點，等你媽回來商量。來，我不行嘍，你扶我到後邊躺一下。哎！

紅、興扶架劉起。

劉 (唱) (二六) 興旺不要多言語，等你娘回來問根底，富人家說風就是雨，咱窮人由人不由己。(留)

紅、興扶劉下。

十一 請 媒

馮見喜，(四十多歲，中農，好人良善而胆小，以後簡稱『馮』)(上)(唱)(二六)聽說又要攤糧款，急得人日夜心不安；一個錢當作兩個用，到頭來還是個不够吃穿。
(愁悶的走來走去)

袁尙義 (三十左右，勇敢好義，是一個健壯的貧農，以後簡稱『尙』)(上)(唱)(二六兩句截)心裏有苦肚裏轉，見了大伯對他言，(進門)馮大伯在家哩？

馮 在哩，你有啥事？

尙 沒啥事，閒轉哩。

馮 你常忙的跟啥一樣，今天怎捨得閒轉哩？

尙 哎！忙啥哩，我啥都不想幹嘍，我沒心思受苦啦！

馮 怎麼？你把媳婦都問下啦，應當高興，越發要好好受苦哩。

尙 哎！你還不知道，我把親事退啦。

馮 爲啥？人家雷家那女子是好娃，你爲啥要退哩？

尙 我灰心處就在這裏。馮大伯，你是親眼見的，我一個人受了兩個人的苦，我連午覺都不睡，好容易弄下幾個錢，把

雷家的女子，給我說成媳婦啦，誰曉得我去年爲典地揭下爛肝花的那一百元，人家給咱算下二百多，非要不行，我和高順狗齋的吵了幾架，後來我看不過去，把親事退啦，錢都給狗齋的還啦，要不把這一筆爛心錢還了，你就是把老婆娶到自己家裏，莽不住，再拖上一年際，把老婆賣了還不够呢。

馮 哎！以後不要跟他們吵鬧，管事些。

尙 我這人一見着不過肚的事，不管是人家的自家的，由不得想的，這幾我心裏越想越恨，自己沒田，沒地，沒錢，就教財主家那的連氣都出不上來。

馮 哎！我知自己是多少有幾畝地哩，還是個過不前去，年頭是一年不如一年啦！

老 （被壽拖上）（唱）（二六兩句）張家走，李家轉，請個媒人，實在難。

壽 大舅到我馮大伯門上囉。

老 咱們進去（進門）你馮大伯。

馮 舅！舅媽，快坐下。

老 我竈不得坐（稍稍的）我有一件要緊事要你幫助哩，（覺得還有人，模糊的着）你這裏還有個誰？

尙 老人家，是我。

老 噢！尙義，我央求他馮大伯辦點事，你不要給旁人說。

尙 看你老人家，怕啥哩，我不是那號人。

老 對，我不怕你。（又向馮）尙馮大伯，興咱跟紅香定親嘍，兩家都願意，請你當個媒人。

馮 頂！這是好事麼，他們小兩口從小一塊要大的，如今親上加親，好可惜，我給咱當這個媒人。

老 有人要問，你就說這親事是今年春上說好的。

馮 （覺得話中有話）噫！這事前還有啥『麻達』（糾葛的意思）哩？

老 咳！你馮大伯，聽我給你說，這親事在滿倉當兵走的時候就說定哩，沒有請媒人，他二姨夫欠老財主的賬着哩，自己沒錢，老財主如今硬逼的要紅香給你做二房娶呢！

馮 噫！老財主已經說出這話啦。

老 說出來嘍，要紅香哩，我想見老財主磕頭請告去哩，因之先把媒人請好。

馮 真旺媽，這媒人我不能答應嘍，你要原諒我，咱豈不想老財主，教人家知道了！我受不了！

老 頂！你馮大伯，我跑了幾家啦，他們都說老財主的地，不敢答應，我能請到的人，只有你一家自己有地，你再不答應，我就請不下媒人嘍，你馮大伯，你要可憐我們兩家人哩！

馮 真旺媽，老財主的地人你曉得，誰敢惹，把我的幾畝好地都籌弄去嘍，我都不敢說一句話，你想『還敢撈尋人的事？』

老 你馮大伯哩，這事你再難為也要答應哩，我再沒路可走了！

馮 真旺媽，旁的事都行，這事我怎麼也不能答應。

老 你馮大伯，你答應了吧，我給你磕頭。（說着就往下跪）

馮 (連忙擋住老) 不敢，不敢，我不敢答應。

願偷偷上，在門外聽。

尙 (早就忍耐不住啦) 馮大伯你答應了怕啥哩？

馮 哎！咱們惹不下老財主。

尙 馮大伯，你就答應了！你看老人家可憐成個啥樣子囉。

馮 不能，不能，惹了人還不頂事，尋得吃虧哩！

尙 (氣憤的) 我看你就太囉！樹葉子下來打不爛頭！我就不信爛肝花把你一口倒吃咧！

馮 (也氣憤的) 你……你這娃才！年青人說話腰不疼！

尙 (慷慨激昂) 啊喲！好厲害的財主，這麼一點事就沒人敢答應囉，我就不信，咱們莊上連一個人也沒有囉。(問老) 老人家，你要我不要？

老 只要你願意，那就好麼。

尙 (拍胸) 好，我給咱當媒人！

老 尙義，我就到老財主那裏去呢，老財主一定會問你的，在他當面你也要應承哩。

尙 老人家，你放心，那怕甯長、督軍問我，我也不改話，你去，我就在爛肝花咧人門外等着，隨叫隨到，走！我扶着你老人家去！（說着就扶老）

願偷偷留下。

老 哎！你是好人，我忘不了你的恩。

尙 老人家，不敢說這些話，咱們都是好人，爛肝花才是壞人。走！（扶老出門）

馮 (出門送老) 興旺媽，你再轉來。

尙 （很鄙視的態度向馮說）你快回去，小心碰見老財主把你怕死着，快回去！

馮 這娃才……（回去，下）

尙、番扶老下。

十二 告 密

順 （急上）（唱）（二六兩句截）好一個胆大袁尙義，窮小子敢把富人欺。（進門）老財主。

萬 （上）什麼事？

順 我調查好啦，當真沒有媒人，興旺媽的到處才請媒人哩。

萬 （冷笑）哼……！我看誰敢當這個媒人？

順 有，就有。

萬 誰？那一個？

順 袁尙義狗畜的，尋的要當媒人哩。

萬 狗畜的，簡直不知道天高地厚，這人不能留啦。

順 對，把狗畜的趕出去。說實在話，我對袁尙義有點害怕。

萬 （低頭轉着想了一會，自言自語）招搖撞騙，挑撥是非，高順，你到鎖上去，（把高順拉到身邊，說了一陣耳語），快去！（下）

順 （高興得意的）對對對。（跑下）

十三 哀求

尙、壽扶老上。

老 (唱) (二六) 我心裏刀子割來，剪子鉸，王家的性命連根搖；菩薩娘娘(作揖)多哀告，保佑財主能輕寬。(設)

尙 老人家，到他們門上啦，你進去，我就在這門外邊等着。

老 尙發你千萬不敢走了。

尙 你放心，我不走。

老 那棍摸路。

壽扶老進門。

老 (哀求的哭聲) 老財主！老財主！

王 (氣忿忿的上) 誰叫你進我們的門？看你那個樣子，隨隨便便就進我們的家，出去！

老 (撲上去，跪倒，抓王衣) 你大爺子！

王 (氣的把老用手一推) 看你那老烏鴉鬼樣子，動手動腳！(乾着把老抓過的地方，拍拍打打) 給我滾出去！

老 你大爺子，我給你磕頭，你請老財主出來，我有事情求告他老人家。

王 保子！保子！

子。上。

王 給我趕出去，什麼東西！

老 你大爺子，我給你磕頭，你請老……

王 不准你說話，趕出去！

子 (扶老) 老人家！你出去！

萬 (上) 係子，不要拉，叫他有話就在這裏說。

王 哼！(氣下)

老 (向萬連頭帶說) 老財主，紅香和吳旺今年春上說成親事嘅，你老人家要開恩哩，我們兩家人轉驢變馬也要報答你老人家的大恩哩！

萬 吳旺媽的，你這麼大的年紀，還開說八道，你也想欺負我，是不是？

老 啊喲！老天爺在上，我還沒敢胡說！實在，我姓跟紅香說成親事嘅，老財主，(叩頭) 你要開恩哩！

萬 胡說！什麼事我不知道，你們連個媒人都沒有，就說成親事嘅！恩？

老 老財主，有哩，袁尚義是媒人，你不信問他。

萬 我清楚，你天才請的媒人。

尚 (在門外聽到此話一躍進門) 誰說，今年春上我就把親事說成嘅！

萬 半崖上用來個夾嘴子，與你什麼相干，給我滾！

尚 不行，我是媒人，誰要攔這門親事，我就不讓！

老 (急的) 天呀！尚義，不敢鬧，好好說！

二人吵鬧時，老急的直作揖禱告，阻止尚。

尚 老財主，你不要太把窮人不當人！

萬 就把你不當人，你想怎？

尚 你拆散人家的婚姻，欺事太惡嘅。

萬 (簡直氣的，氣喘的說不出話來嘅，以手指指尚，斥之)

混蛋！你！……你！想造反，你……你想欺天……慫你！

……

尙 天上有神哩！問一問，看誰欺天！

萬 （氣的坐在椅子上，喘的很厲害）好……你……！

順、甲、乙帶繩子跑上，順直喘氣，三人進門。

萬 （氣）你們才來囉！

順給萬捶背。

甲 （尙尙）我當你跑嘍，原來在這裏。

尙 我沒犯罪，爲什麼要跑？

甲 你挑撥是非，老財主把你告下了！走！

尙 我不走！我還有話說。

萬 把狗養的拉出去，槍斃了，把狗養的……

尙 我沒犯罪，你把我吃不了！

順 把狗養的細起來，快拉走！

甲、乙 （把尙連打帶細）不准你說話！

老 （急的向甲等叩頭禱告）老總！老總！不要細尙養，細我，不怨尙養，是我請人家當媒人的！

尙 老人家，不要怕，媒人是我情願當的。

甲、乙 （推尙）走！

尙 走！你們把我殺不了！

甲、乙連打帶推，把尙推出。

老 （磕頭禱告）老總不要難爲尙養，怨我！……老財主，你把尙養斃了，你要開恩！救我兩家人的性命！

萬 （大聲斥責）住嘴，不准你說話！

老 老財主，不管怎麼，你要開恩呢！你不開恩，把我兩家人都活殺了！

萬 給我滾遠！

老 老財主，我老漢死的可憐，你是知道的，你要可憐我寡母幼子，你要開恩！

萬 混蛋！你胡說啥哩！噫！你老漢死了，怨他不想活了，再要胡說，老實告訴你，慢說想要個媳婦，恐怕你連兒都落不住！我說下，就能做下！高順，把他家種的地收回來，幾年的欠租都要給我交清，交不清給我送到鎮上去！

老 噫！

順 對。

萬 窮小子還想要娶媳婦！

老 老財主，你饒了我！老財主，你饒了我！……

萬 （向子）給我拉出去！

子 （扶老）老人家，走！

順 （把子打了一下）你把他拉出去！（說着，一把把老拉起，推出門）

子 （扶老）你快回去！

老 （哭着，說着，被子扶下）天呀！天呀！怎麼辦？……

鴛哭潛跟下。

萬 狗畜的們都想死啦，把紅香今天就拉過來。

順 跑不了，他們照着哩！

萬 跑不了，你能保住他死不了！

順 對對！今天就叫他過來。

萬 多去幾個人。

顯 對對對！（跑下）

三人分兩頭下。

十四 驅 逐

乙、丙押尚上，尚被背縛着，氣喘的，三人到中場。

乙（向丙）你們等一下，上邊有我一個親戚，我問一句話就來囉。

丙 對。

乙下。

丙（把乙看的走遠了，向義）你這是爲啥麼，尋的吃虧哩！尚 爲啥！爛野花太欺人啦！我看不過眼！

丙 哎！你才是個！人家有錢有勢，你能怎麼？看把自己弄成個啥樣子囉！

尚 不怕，我沒犯法，他把我罰不了。

丙 尚義！（再把周圍看了一下）你還糊塗着哩，人家跟鎮長商量好哩，要把你立莊了哩！

尚 照？

丙 看你得過去？

尚 占修，（丙的名字）咱們是好朋友，你不能不管，你把我放了！

丙 好你哩，我把你放了，我怎麼辦呀！

尚 好，你們的命貴，就是我不怕死，漢子做事，漢子當，不

要你放嘍！走！

丙 尙義，這麼樣，我把你的繩子放鬆，等他下來咱們一塊走，走到前邊那個大灣子，路下邊不高，你跳下去就跑，曹三膽忒的是個胆小鬼，他不敢追。

尙 對！

丙 （又把周圍看了一下，把尙的繩子鬆了一陣）怎麼樣？

尙 行啦！

丙另一人說：『你明天一定要來。』

乙 （在內一直說出來）對，你一定等着，我一定來（向丙）咱們走吧！

丙 走！

三人下。

十五 搶親

紅、興扶劉上。

劉 （唱）（二六）他六姨她在外邊走，我三人等的加憂愁；
過往神靈多保佑，你保佑老財主，心意回頭。

老 （內叫尖板）（唱）老財主說話如同催命鬼，（壽扶上）
（接唱）他一句話說的我心事灰；回家來勸紅香一人前去，要保我興旺兒（截）無事無非。（進門）

劉 興旺媽，你回來嘍，怎麼樣？

老 （抖顫，說不出話）噠？……（看衆人）

劉 怎麼樣，你快說？

老 我……我請袁尙義當媒人，老……老財主把……把人家纏打了一頓，趕走了，這事情，我……我看出來啦，紅……紅香不……不去，連……連興……興……興旺都……都要出事哩。

衆 噫？

老 你……你二姨夫，你……你說怎……怎麼辦呀！

劉 天呀！你……你說我……我能怎麼辦，你……你教我說啥好！

紅 爹爹，我死也不去！

興 媽，我死也不讓！

老 興旺，你……你不敢說這話。

紅 （走到老跟前）大姨，我不去！

老 （哭着撲紅）紅香，大姨我也捨不得你，咱在人家手裏活着哩，不由咱。

紅 （連推帶哭）不，我死也不去！

興 我要跟爛肝花拚命！

老 興旺，你聽媽說，你不要把媽急死！

興 （又哭又急）你就怕死，你就怕死。

老 興娃！興娃！不敢糊塗，媽死了，能換你小二口到一塊，媽死了也願意，興娃！

劉 再又不敢糊塗了！興旺，興旺！（說着哭了）你媽爲你，我們老了，死了也不要緊，你還小哩！

興 （又是哭，又是生氣）好，你們活着，我們死，我們死！

劉又傷心，又急，不知說什麼好，坐下發抖。

老 （顫的！）娃！你說啥？

興 你怕死，你活着！我死！我死！（把老推了兩下）

老 （簡直呆了一陣，說不出話來，然後很激動有力的說）
嗯！興旺，你……你說啥？興旺！你……你說我怕死！興旺，我今天把十幾年藏在肚子裏的話說了吧！你知道你爸爸是怎樣死的？（發恨）你爸爸也是爛肝花害死的！你爸爸叫人家打的躺在床上給我說，皇上，做官的，都是有錢人家的，窮人天生的是受罪的，越鬧越吃虧。他叫我把這幾句話記在心裏，你爸爸臨死的時候，把我叫到跟前，他把我抓住，抖了一陣，他說興旺媽！我不得活了！你千萬不能走！你千萬不能死，我苦了一輩子，就落下興旺這一點骨血，你把他撫養成人，我就是死在陰曹地府，也忘不了你的好處！眼看着他沒有氣了！他還念着興旺媽，你不能走！你不能死！……（沉痛的停了一會）你爸爸死的時候，你才三歲，我張家搞一把米，李家搞一碗飯，稠的給你吃，好的給你吃，多了我也喝兩口，少了我就餓肚子，咱們窮的太沒辦法，我幾次上吊，聽見你哭了，我把繩子解下來，想起你爸爸的話，把你抱起來哭上一夜。你如今這麼大了，你知道媽我受了多少罪，媽的眼睛爲什麼成了這個樣子？興旺，我問你，媽跟你好過了幾天？你今天說我怕死，興娃！我問你媽活着爲誰？！

興 （當老說到最後傷心而激動時，起立抓老，哀求的望着，）媽！媽！……（最後投向老懷）。

老 哎！（滾白）叫叫叫一聲興旺，興旺，至到如今人家老財

主硬要紅香，你若不讓胡鬧起來，人家有錢有勢，把你害了，媽我十幾年的辛苦沒要說起，死後就難見你的（拉錘子）爸爸了！（唱）（二六）興旺年幼你太任性，講出話來刺人心；你爸爸丟你年紀小，千辛萬苦養成人；幾次想死心不忍，爲留安家一條根，恨只恨財東人家有錢有勢，爲官爲宦心太狠，他把窮人不當人，你若不從胡扎掙，滔天大禍就臨門，那時間紅香終究他要娶，你在世上也難存；叫興旺按住胸口心拿定，不敢任性胡亂行；紅香爲娘也不捨，不捨紅香沒奈何；捨了紅香人一個，兩家老小還能活；並不是爲娘想活不願死，娘不能睜大眼，興旺！看着你跳黃河。

興 哎！娘啊！（唱）（二六）（慢慢起立）叫娘不要哭慚惶，孩兒把話說心上；爲娘孩兒不願死，絕斷心肝捨紅香，轉面我把紅香喚，咱兄妹二人太可憐；你爲我吃喝穿綈寒冷飢渴常掛念，我爲你每天受苦日夜不停手足磨爛腿酸；到如今活活分離難情願，恨只恨世事不平埋怨老天；（繞）（哭）紅香你明白，你看我有啥辦法！

劉 （走到紅香跟前）紅香，你聽我說，你還是去，你還是去！

紅 （大哭）爹爹！我不是人家親生養，人家不心疼，（推劉）你也不心疼！

劉 （受到很大的刺激，急的落坐）（唱）（滾白）叫叫叫斗聲紅香，紅香，並不是爹爹不心疼你，至到如今爲了你興旺哥哥，爲了咱兩家平安無事，非要你離開我們（拉錘

子)不行了！(唱) (二六)紅香莫要太執拗，聽我把話說根由，到如今只有你一人走，兩家四口活命留；憐念你兄弟年紀幼，憐念你姨母表兄寡母幼子無依無靠加憂愁；財主的威風不敢鬥，惹下了他便要錢要地拉人抓人不甘休；那時間咱們兩家七死八活誰來救，老的死！紅香！小的也難留。

紅 哎！我好爲難呀！(唱) (二六)老爹爹、姨母、興旺哥哥，一個一個把我勸，就要給爹爹、姨母、興旺哥哥惹禍端；我有心聽了他們勸，捨不得爹爹、姨母、興旺哥哥，長壽兄弟在面前；爛肝花行事壞，他是狗娘無心肝；他把我好夫好妻硬拆散，他害我兩家不團圓，我若到了他家院，捨死要報大仇冤；這一去親人們再不能見，(拉合場)那……那是爹爹姨母！那……那是興旺哥哥！哎！……(向犬家跪下)。

興壽與紅對面跪下，鸞老站着哭顫。

紅 (接唱) (流水)我把心事要明言，今日聽了大家勸，不願大家多爲難；從此不要把我念，要想相逢難上難；(向興)你全當今生今世咱們沒見面，(向鸞，老)全當了孩兒我死在了十八年前。

老鸞 } (披髮大哭) 啊！(合唱合場) 紅香
 } 叫女兒。莫要胡盤算，
 } 紅香

外甥女 } 那……那是我的好女兒那……那是好女兒！哎！……(接
 } 紅香妹
 } 紅香妹！

流水)聽我把話說心間，千難萬難要忍耐，我大家盼着你
常把家還。

紅 (向興)他們盼我能見面，你盼我回家心不酸，看起來你
平日待我全是假，再不要哥哥妹妹背地裏誇。

興 叫紅香莫要那樣想，我的心中有主張；如今連累無法想，
你我頭上有爹娘，百年後爹娘把命喪，那時咱們再商量；
你我兄妹往外闖，同生同死逃他鄉，叫妹妹莫死你耍活，
我等你十年八年不變心腸。(截)

忽聽後邊人聲喊叫，脚步風聲，嚇的兩家人聚縮團一團，順帶
子、長、甲、乙上。

順 (喊叫着進門)老劉！(其他四人跟着進門，劉等嚇做一
團)你們是願意叫紅香乖乖的走呢？還是把你們捆起來送
到鎮上吃官司呢？就是這兩條路，說話！

劉 高掌櫃！這事太噁，(過分的意思)我就不信再連幾天就
不能等麼？！

順 不行，再等幾天，紅香想不開，自盡了，你們這一羣乾骨
頭合起來都不夠償命的。

劉 高掌櫃！你……

順 沒說的，馬上就走！

劉 紅香？

紅 爹！我不去。

順 (向紅)你才是個傻瓜，跟上老財主吃的好，穿的好，還
不如你跟上興旺穿爛襖子、吃糠皮？(拉紅)走！

紅把順用力掙開。

順 怎？你還得過去？

興撥開擋他的老，劉想撲上去，又被老，劉擋住。

劉 (哭) 紅香！你去！

順 (向其他) 拉上走！

乙 (猛上去一把把紅香拉出) 走！

紅哭叫。

壽與紅同時尖叫，哭。

甲 (以槍示紅) 不准叫！

劉、老、興 (撲上) 紅香！

甲 (以槍指住劉、老、興) 不准動！

壽尖叫。

順 拉着走！(順手拉紅出門)

乙以槍逼紅走。

子、長衣後推紅走。

紅 (帶哭帶叫) 大姨！爹……大姨！爹！……(被衆推拉下，到後場仍在哭叫着)

甲 (向劉等) 哼！(出門，連賊帶走) 把口給按住！

後台聽到紅香口被按時掙扎的叫了一聲。

興 (順手拿起切菜刀一把，在桌上用力打一下) 狗彘的！

(向門撲去)

壽染叫，怕的跪下。

劉 (驚叫) 興旺！(把興抱住死不放)

老 (把興拉住死不放) 天呀！你不想活嘍！……

興 (被劉、老死拖，掙扎不脫，放聲大哭) (唱) (帶板)

紅香姑活活的被人拉走，哭一聲，叫一聲刺痛咽喉，翻开花兒好比強盜禽獸，把窮人當做了豬馬狗牛；鬚鬚鬚恨的人難以忍受，（又向前撲，被劉、老拉住）

劉（接唱）叫與旺不敢鬧，忍在心頭；

老（接唱）你莫非要爲娘死在你手（奪刀，最後用口咬脫）

與（接唱）唉！唉！唉！爲爹娘忍住了血海冤仇。（唱完聽在桌上哭）

劉、老都哭了，

密兒紅被拉走，露就抱頭哭了。

馮、劉、萬、和由上場門上，張、常由下場門上。

馮、和（唱）（二六兩句截）哭的哭來，喊的喊。

張、常（接唱）人人聽了心內酸。

四人進門。

劉（哭訴）哎！你們看這是啥世道，咱們窮人活不下去嘍！

老（縷縷的看看人，哭訴）活活的殺了我們兩家人！

張 哎！有錢有勢的，啥壞事都能做出來，不怕天不怕地。

常 不講道理！

馮 我知道這人啥事都能幹出來，與娃媽要我來當媒人哩，並不是我不願意幫忙，我知道不會有好下場的；這裏沒有外人，我有啥敢說啥，有錢的跟做官的連着哩，咱們窮人只有吃虧，有啥辦法！

張（走到與跟前）不要哭啦，哭也不頂事。

和（向劉）快把與旺扶回去，不要太着急，想開一點，有啥

辦法！

馮 老劉也跟興旺住在一個院子吧，你們把興旺看好，不要讓他出門去，青年人，闖下禍還是自己吃虧。

衆 對，快回去，不要哭啦！……

常張扶興、馮扶老、和扶劉推壽，興等四人哭當，衆人大嘆息着，勸着齊下。

十六 撕 打

桌上擺幾件花綢緞衣裳，萬、王同上。

萬 （唱二六）紅香生的真好看，越思越想越喜歡。她來了要把爛襖子、舊褲，粗布衣衫都改換，我要把綾羅綢緞花花綠綠給她身上穿；好東西一件一件由她選。

王 （接唱）那要你另縫另做另花錢；

萬 （接唱）她來了指東撥西你使喚；

王 （接唱）我的心中不耐煩。（截）

後邊人喊：『走！走……』順：『慢一點。』甲、乙、子、長，順攙紅香上，紅口綉手巾，大家進門把她放在凳子上坐下，放在右的右偏處。

紅被拉上時由於一路的掙扎、叫喚，已經聲嘶力竭了，怒容滿面，但氣喘，垂頭了。

萬 （向甲、乙）教你們辛苦啦。

甲、乙 老財主，替你老人家辦這一點事，算啥哩。

萬 好，明天酬謝大家。

甲、乙 老財主，沒有什麼事了吧？

萬 沒有事嘍。

甲 （向乙）好，咱們走。

甲、乙下。

萬 （向子、長）你們也下去。

子、長下。

萬 （向順）怎麼樣？他們爲難沒有？

順 高興是不高興，沒有敢胡『搗蛋』。（耍麻煩的意思）。

萬 哼！（走在紅跟前，一見口被塞，身被綑，把手巾取掉，故意生氣的向順）你們簡直是混賬！紅香如今是我的人，你們這麼隨便！

順 是，是，是我的不對。（連忙把紅解開）

萬 下去！

順 是（下）

萬 （見紅生氣着）紅香，他們欺負你是不對的，你不要見怪，你跟我管叫你能享福，你應當高興。

紅把頭扭過去，氣，不理。

王在一邊，眼嘴不斷的有諷刺萬的表情。

萬 紅香，你今天應當喜歡，應當笑。（以手拍紅肩）

紅掉脫萬手。

萬 哎，紅香！（唱二六板）紅香初來還不習慣，扭扭妮妮不喜歡；到這裏叫你閑遊散，到這裏叫你吃穿；（拿起一件粉紅綢襖）這一件粉紅綢襖真好看，來來來我與你身上穿；（繞）紅香，你看這件粉紅綢襖真好看，來來來我給

你穿在身上。(說着給紅往身上披)

紅奪過，摔在地下。

王拾起來，故意向萬拍打塵土，表示戲謔。

萬：哎，(接唱)那一件不好再一件，(順手又取一件花綢襖)這一件綉襖很值錢；你看這大花小花又光又明穿在身上多體面，人人見了都喜歡，(繙)(說着又給紅往身上披)

紅奪過，又摔在地下。

王(拾起綉襖)哼！天生的賤骨頭，不識抬舉，(向萬)她不敢穿，穿在她身上就要打擺子發瘋生病呢！

萬：哎，(接唱)紅香不要太搗蛋，聽我把話說心閒；既到我家由我管，不敢惹人不耐煩；你是我扣頭除利花錢買，擺什麼架子變容顏；這一回搗蛋我不怪，來來來我拖你到下邊。(拉紅)

紅把萬險猛抓一把。

萬大叫一聲，臉被抓破幾道，躲閃一旁。

王嚇的尖叫一聲，藏在桌後。

紅氣洶洶的猛撲上撕打。

萬(一邊躲，一邊叫)高順！高順！……

順：這是爲啥麼？這是爲啥麼？(連跑帶說，上去把紅抱住。)

萬：混蛋！這還了得，給我拉到後邊！

順：走！(扯紅)

紅抗拒，但因力不足，被順拉下去。

王 （從桌後跑出來，起拿一件綢衫子，把紅蓮推帶打罵）你
是什麼東西，到我家耍強來啦，不行……

紅被順拉，被王打，三人下。

萬低頭不語。

順 （又上）老財主，不要生氣，她還小哩，過幾天就好嘍。

萬 哼！好了便罷，不好了就要她的嫩命！

順 老財主，到後邊喝幾杯酒，順一順氣。

順一面說着，一面用手扶萬下。

十七 求 情

馮、張上。

馮 （唱二六板）糧款太重催人命。

張 （接唱）又抓又打來勢兇；

馮 （接唱）求人說情准不准，

張 （接唱）要回我姓謝神靈。（截）

二人進門。

馮、張 高掌櫃，高掌櫃。

順 （上）誰？

張、馮 高掌櫃，是我們。

順 有啥事？

張 我們要見老財主，有點事求告哩！

順 等一等，我進去看老財主有功夫沒有。

張、馮 好。

萬上，願密之。

張、馮（陪笑彎腰，恭而敬之）老財主。

萬 你們有什麼事？

馮 沒有什麼重要事，有點小事，請你老人家幫幾句話，這一次的糧款重的很，給我們就派下一石五，老財主，我實在拿不出來，鎮上催的緊，限我三天，你老人家給鎮長提一下，教我少出點，限期寬一點。

萬 你自己還有地麼，就連一點辦法都沒有？

馮 好老財主呢！今年這個捐那個款，出了幾十回啦，條子堆下一搭子，（以手比薄厚）你說我們麻雀腿上的瘡，能有多少膿水麼？

萬冷笑。

張 老財主，我家裏沒啥吃，還給我派下三斗，把我娃都抓走囉，把糧送了才放人哩，老財主，你說這不是要我一家人的命嗎？老財主，你給鎮長說一下，我實在沒辦法，老財主……

萬 不要說啦，人家鎮長也是由公不由己，上邊叫他怎麼辦，他就得怎麼辦，不怨旁的，怨共產黨搗亂國家，蔣主席要消滅他們，要打仗，不得不向大家要糧，你們還是盡量想辦法，公家不是好惹的！

張、馮（急的）老財主……

鎮（匆忙上，連走帶叫）老財主，老財主，（進門）你老人家在家哩？

萬 在哩。

鎮（向張、馮）你們做啥哩？

張、馮 鎮長，你……

鎮 不要說啦，我明白若哩，反正非出不可，再遲幾天要是不一出，上邊見怪下來，我也受不了，那時候不要怨我難爲你們。

張、馮 鎮長……

鎮 去，去！說什麼也不行，我跟老財主有事哩，你們快去。
順 走！快去！

張、馮 女前溜的裏吓短嘆下……

萬 付麼事？

鎮 縣上來信哩，大少爺也捎來個話，這裏要來軍隊，糧款緊的很，我們佈置好啦，無論誰家的盆子罐子都要搜，大財主叫你老人家把貴重東西跟糧食都藏起來，風聲不好。

萬 嗯？！啥風聲不好？

鎮 共產黨向咱們這裏打來啦。

萬 噫！遠近呢？

鎮 過了黃河哦！

萬 那還不要緊，還遠哩，蔣主席會想辦法的。

鎮 哎喲，聽說來勢兇的很，縣上都慌哩！

萬 我想不要緊，就說蔣主席不行，還有人家美國哩麼，還能隨便讓他到咱們這裏？

鎮 也許不要緊，不過，總要小心哩，要編反共自衛隊，不許老百姓到處去，注意老百姓的行動，但有可疑的，都要抓起來，還有……老財主，咱們到後邊談一談。

萬：好。

（領、萬往下走，順籬之。

萬：（向順）你不要來，你到保上把繳下的新糧趕快給咱搞回來，把舊糧換出去。

順：對（出門下）

萬、領同下。

十八 徵 糧

興：（苦惱失意的，握緊兩拳，顫籬着上，內叫慢板）：噫！（唱陰死板，四句慢留）聽人說紅香妹折磨受難，她每日癡呆口裏胡言，我這裏她那裏不能相見，每日裏只覺得坐臥不安。

劉、老、壽上，齊扶劉。

老：（唱二六）叫興旺你不敢出外遊轉，

劉：（接唱）年青人惹下禍大家為難。（截）

老：興旺，你聽媽說，再不敢到外邊去嘍。

興：媽，我不去，

劉：你這幾天身上不舒服，就在房裏睡着，到院裏做啥哩。

興：（低頭不語）哎！

老：快回！

興：二姨夫，人家說紅香跟爛肝花活不在一起，他們欺負紅香，人家說紅香不對嘍，每天癡呆呆的胡言亂語，二姨

夫；咱門心裏不好過，大家在一起說上一陣，哭上一陣，紅香心裏難過，她能向誰說，她能（拉鍾板牙）她能向誰哭……

劉、老二人嘆氣，哭。

與（唱二六）咱們有苦哭當面，紅香難過 誰言；一人悶在閻羅殿，挨打受氣太可憐。

甲乙氣洶洶帶鎗、繩上。

甲（唱二六）拿繩掛鎗收糧款，

乙（接唱）沒糧沒錢難過關。（截）

二人進門，與等吃驚。

甲 好，你們兩家住在一塊噠。

劉 老總，啥事？

甲 你還問啥哩，保甲費，還有那幾張捐款條子；你兩家都沒抽哩，這一回徵糧，你們每家一斗五，上邊催的緊，馬上就要！

劉 天呀！我兩家連吃的都沒有，那裏來的糧麼！

甲（學“的”氣）我連吃的都沒有，那裏來的糧，世上的話多哩，你口裏老就是這兩句。

老 老總！實在，我們連吃的都沒有，那裏……

甲 不要說噠，還是那兩句話，不行！有錢有糧拿出來，沒錢沒糧人跟上走！

與 你們在這家裏搜，搜出一點糧都拿走。

甲 放屁！我們不是侍候你們的，（拚劉、與）把他們兩個拉上走！

乙（推劉、興）走！

劉 老總，我……

甲 沒說的（推打）走！

老 老總！老總！不要把他們拉走，我們想辦法，我們想辦法！

甲 我問你，啥時候能想下辦法？

老 老總：你再捱兩天，我們一定想辦法。

甲 不行，明天把糧送不到，就要你們的命！

老 老總！你開恩，再等幾天！

乙 行，（推打）拉上走！

老（跪下拉甲）老總！明天就明天，明天一定給你送來。

甲 告訴你，明天把糧送不到就對不起！還有，你們的保甲費，公麥款，好幾個孫子，也再不能等嘍，有錢送去，沒錢人去！你們太頑皮嘍！聽他們一天，咱們走！

甲、乙同下。

興 媽，你老糊塗嘍。咱們明天拿啥給人家哩？！

老 哎，好娃哩，想辦法給嘍，把粗糠爛菜破東西變賣了給人家。

興 哎，咱們非餓死不可！

劉 興旺，把咱兩家的東西，能賣多少算多少，我倒不要緊，你教人家抓走了，多少人就不得活了，你出去打問一下，看誰家要哩。

老 快打問去。

興 哎（唱二六）滿年辛苦白流汗，一顆糧沒有到口邊；每日

裏唱的糠菜飯，微糧微款沒有完。（繞）（出門）

老 （趕出門來）興旺，你要早點回來。

劉 （也出門，壽扶着）對，你要早回來。

興 對，（往下走幾步又轉回）二姨夫，你再把紅香看一下。

劉 （哭）哎！人家不讓進門嚟，咱有啥辦法哩！

興 哎！（往下走）

劉、老 你要早回來！

興 嚟。（下）

老 哎！（唱二六）咱窮人活成什麼樣！（進門）

劉 （也進門）（接唱）咱不如人家的豬馬牛羊。（留）

三人同下

十九 悲 怨

紅 （內叫尖板）（唱）昏昏迷迷如酒醉，（顛顛倒倒東張西望的上，身穿深綠薄粉紅襖，眼睛深陷下去了，頭髮蓬亂，但不是披頭散髮，有點神經失常了，癡呆呆地，兩隻眼珠子經常無神的瞪着）我好比籠中鳥網裡的魚，傷心煉肝眼流淚，恨不得生雙翅（換調）滿呀滿天飛；（二倒板）忽然間見爹爹面前站，（繞）（兩眼好像釘着一人，叫着轉半個圈子）爹爹……哎（唱採陽子慢板）你爲何瞪着眼不語不言；兒受難誰叫你不來照管，難道說看着我死在這邊？老爹爹（轉二六）你要把孩兒憐念，孩兒我日夜淚不乾，這裏好比閻羅殿，爛肝花好比鬼判官；他害咱少吃沒

穿受濟難，他害咱東離西散不團圓；我和他仇人幫見面，
(留)恨不得吃了他的心肝。(繞)爹爹……！你爲啥不說話？爹爹，你爲啥不說話？(生氣，叫流水)哎！(唱)爹爹見我不說話，上前去把他一把抓。(好像那裏有一個人，她唱着上去)要把他一把抓住的樣子。撲了一個空，看着雙手，把握着的兩個拳頭慢慢展開，見什麼也沒有，再看那個地方，(向周圍尋着)爹爹，你到那裏去了？爹爹！你到那裏去了？哎，爹爹他走了！(唱二六)爹爹跟小他走了，丟下我一人受折磨；(扭合場)我這裏放大聲把興旺哥哥叫，那……那是興旺哥，我……我的興旺哥！哎……(猛然看見興旺在那邊)他站在那邊顯靈瞭。(繞)(悲苦的臉上帶有笑容)噢，興旺哥，你也來了。(向前移動而審視，忽然收了笑容)嗯！你爲啥不看我，你見不得我嗎？興旺哥！興旺哥！哎！他也見不得我了。(唱)(二六)你莫要把我不理睬，聽我把傷心話兒對呀對你言；(變調)你要我不死，我年年記心間；人家打，人家罵，又打又罵受可憐；想把仇人殺，殺了命難全；我死不要緊，丟你一身單；你要替我想，看我難不難，我呀！我呀！(換調)實呀可憐！(急緊流水)可憐我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肝腸哭斷有誰見，你爲何把心變不看我來。(繞)興旺哥！你爲什麼不看我來？哎！我想起來啦，你不敢來，人家有錢有勢，你來了就要吃虧哩；興旺哥，禱告菩薩爺玉皇爺，把天兵天將帶下來，把世上欺負咱們的做官財主爺爺殺的完完的，咱們窮人才能活下去，興旺哥，你快

去，你快去禱告菩薩爺玉皇爺，請天兵天將，噫！你怎麼不動？哎！你快去！（唱二六）興旺哥快去禱告菩薩爺爺玉皇大帝發來天兵天將救苦難，把那些做官的財主老爺都殺完；到那時咱們窮人誰也不受欺負，多暢快，咱夫妻變變能團圓。（繞）（好像有一個人立着不動，紅催他走）興旺哥！你快去！……

王（手拿鞭子上）（唱二六兩句截）恨紅香每日裏又哭又叫，氣得我一陣陣渾身發燒。（見紅香在那裏自言自語，突然大聲斥責）幹啥哩？

紅驚的尖叫一聲，轉身看着王發抖。

王（叫紅香到她跟前來）你到這裏來！

紅怕的不敢去。

王 你到這裏來！

紅仍不敢去。

王惡狠狠的上去把紅拉到跟前。

紅又尖叫一聲，站在王跟前腿着腿發抖。

王 你給我跪下！

紅不敢動。

王（用鞭子連打帶說）你給我跪下！

紅閃躲一下。

王左手抓紅，用鞭打紅，打了一個圈子。

紅咬牙瞪眼，怒髮衝冠的樣子，兩手用力把王抓住。

王嚇的骨軟了，動也不敢動。

紅把王拉倒在地，鬮咬亂打。

王 (被紅打的地聲直叫) 救命！救命！……

萬 (跑上) 狗日的簡直吃人呀！(一摞摞拉餵，連打帶踢，口裡亂罵)

王在一旁喊叫呻吟。

順 (連說帶跑上) 什麼事？什麼事？

萬 把驢爺的給我編起來！

順 繩子綑紅。紅咬住下唇，露出牙齒，因用力過度，再加被萬踢打，所以垂頭氣喘，無力再掙扎。

萬 (向順) 拉下去鎖在冷房子裏！

順 (推打紅) 走！……

紅 快！天兵天將，你們快來！……

紅喊聲被順推打下。王仍在呻吟。

萬 (拉王) 你才是個『癡愁』(不中用的意思) 常想打人哩，人家打你，你就沒辦法啦。

王 (哭着說) 你還說啥哩，無故請來個母老虎，鬪負我，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萬 不說啦！不說啦！到後邊竊一鍋。(扶王下)

王一直叫喚着，哭着被萬推下。

二十 閒話

劉萬和 (四十八歲，貧苦農民，拿旱煙袋，愁悶上)(唱二六)
世事太的不像樣，頂逼的雞飛狗上牆；萬般爲難苦心上，

來到廟門晒太陽。(望)(露下幾旱煙)

張 (唱二六) 聽說人家鬧解放，但不知何日到這鄉。

(看見和) 你也出來晒太陽哩？

和 哎！家裡老的哭哩，小的叫哩，我一會都待不住！

張 哎！這年頭誰家家裡都難爲。

和 你娃弄回來了沒有？

張 哎！這的幾把地方都賣嘍，總算把娃弄回來嘍。

和 哎！人回家就好。

張 萬和(剛要開口又閉住嘴，向周圍看了一下) 萬和，我去送穀糧，在路上聽人傳說共產黨解放軍隊咱這裡不遠嘍，說人家對老百姓好。

和 哎！好不好，誰知道哩，日本投降的時候，都說中央來了好，好難說的，和日本鬼子是一個娘養的，壞透嘍。

常上。

張 唉：聽說……(覺得有人來，轉臉看見是常，又說下去)
聽說共產黨解放軍來了，老百姓竟能翻身。

常 (年青人耐不住多喚) 劉二叔你還不知道哩，人家說共產黨解放軍走到處哪一長叫個……(想了一回) 叫個啥？土地除大綱上，縣縣地主的土地銀子都要給咱工人分哩。劉二叔，快們說，那咱們這裡不遠嘍，不要愁嘍，世事萬變嘍，舊日的奴才不成頭人嘍！

甲 (手提短槍，一撲跑出來，以槍釘住常) 你說啥？嗯！你說啥！

常 (嚇的顫) 我……我沒說啥！

張 老……老總！他……他沒說啥！

甲 我都聽見嘍，（向常）你是不是跟共產黨有來往？

常 我……我不懂啥共產黨。

張 老……老總，他啥都不懂；胡說亂道！（向常），還不給我滾回去！

常轉身要走。

甲 （一把將常抓住）你往那裡走？！

常 我回家裏麼。

甲 你還想回家，走！跟我們到鎮上去！

張 老總，他年青不懂曉事，你饒了他。

甲 不行，到鎮上再說。（拉常）走！

常磨磨不走。

甲 你還『磨磨』呢，告訴你，上邊有命令，誰跟共產黨有來往，一看見就槍打呢，你不想活啦，走不走？（推常，以槍逼之）走！

常叮嚀槍，被迫倒往下走。

張 （上去拉甲）老總你……

甲 （用力推張一掌）去！

張幾乎跌倒。

甲拉常下。

張 （失了知覺似的，咳嗽着追甲下）老總，不能……

和 （向甲、張下處看了一會兒）哎！這是啥世道麼！（嘆息着下）

二十一 問 鄉

武二隊長與尙谷握短槍一支，摸着上，走到中台。

尙 （細細向前看了一陣）隊長，前邊有燈的地方，就是我們莊子，你回去，我就進莊去了。

武 （三十幾歲，半武裝，簡稱『武』）尙義，你要小心哩。

尙 隊長，你放心，我離家才兩個多月，莊子裏啥都清楚着呢，窮人可憐人多的很，他們會保護我的。

武 你記着，只有土豪惡霸做壞事欺負老百姓的人，是我們的敵人，所有反對那些土豪惡霸的人，咱們都要聯絡，秘密最要緊，大家要準備好，時機一到就動手。

尙 保險着呢，這裏的人，要是明白了咱們共產黨，端保跟颼大風一樣，一下就起來了。

武 你告訴他們，共產黨解放軍一定要來的，咱們武工一定要幫助他們，只要大家齊心幹，一定會勝利。

尙 隊長，我不是說大話，這裏的窮人都肯聽我的話，端保要成功。

武 好，那我就走囉；（搥尙手）祝你成功！

二人分兩頭下。

二十二 勸子

老 （叫着，冒看着上）興旺！興旺！哎（唱二六）興旺又到外邊去，常常叫我心着急，摸着牆兒出門去，（繞）（摸着出門，叫）興旺！興旺！哎！這口帶說往回走）祈神靈保佑他（作揖）平安回。（留）

興 （上，有點愉快）（唱二六）聽人說共產黨發來大兵就要到，受難人一個一個盼着等的好心焦；老娘知道她會笑，窮人如今有救了。（掖）（進門）媽！

老 哎！好娃哩，你常出去做啥哩，你真能把我急死！

興 媽！再不要急嘍，世事要變嘍。

老 你胡說啥哩？

興 媽！你不知道，人家說共產黨解放軍，離咱這裏不遠了，人家說共產黨來了，窮人就有辦法，窮人就能解放哩，我到外邊就是打問他們什麼時候來呢。

老 好娃哩，悄悄的，再不敢亂說，你年青呢，啥都不懂，聽媽說，朝廷皇上做官的，領兵的，都是人家有錢人的，沒有咱窮人的，遠了咱說不上來，媽快六十的人嘍，光緒宣統皇上變成民國年，民國年換了多少帶兵的，都是一樣，這幾年你也能記得了，日本鬼子來了，有錢的還是有錢的，欺負的盡是咱窮人，日本鬼子走了，『中央』軍來了，總想要好一點，你看做官的還不是那些人，窮人越發苦嘍，娃呀！上下幾千年，不曉得換了多少朝代，窮人啥時候

都是可憐的，窮人做不了皇上，世事永變不了，這個黨，那個黨，我看都一樣。興旺！不要聽旁人亂說，乖乖的在家裏住着，再不敢亂跑惹禍了！（唱二六）我年老來你年小，世上的事情我知道；上下總有千萬代，代代富人站的高；你看那日本走了『中央』到『南門』越發受煎熬；說什麼共產黨來了窮人好，依我看又是張家換個李家還是糟；叫興旺不敢多跑家申坐，你小心惹下禍根苗。

興低頭蹲下了。

劉（內叫尖板）（唱）爛肝花不讓我父女相見，（上，壽扶着）聽人說紅香兒她……她受可憐；乾擦眼淚回家轉，（進門）

興（前趨）二姨夫，你看見紅香沒有？

老徐二姨夫，他們讓見不讓見？

興二姨夫，你看見紅香沒有？

劉（急的一陣說不出來）（接唱）爛肝花不讓我（截）到……到他的門邊：

幾個人難受的風頭擦淚。

子（左右注意着）（唱二六兩句截）今天我把老劉當，要到他家表心暖。（左右看了一下，進門），老劉。

劉噢，保子，快坐下！

老快坐下！

興沒有理。

子你走了以後，我心裏很難過，可不是我要當你，爛肝花教我擔保哩。

劉保子，你不要多心，我明白。

子 咱們都是窮人，窮人知道窮人的可憐，我在肝花家裏，挨打受氣，連人家的狗都不如（簡直要哭）

劉 哎！怨咱沒錢、沒地，靠人家活哩，由人家欺負哩。

子 老劉，爛肝花這幾天心慌着哩，把一百多石糧都審嘍，日日的白天晚上偷偷摸摸不曉得幹啥哩，一定是藏金子、銀子哩，我繼續長給他說共產黨來了，就讓窮人分土地分東西哩，我現在白天晚上睡不着，立盼共產黨來哩。

興 媽，你聽，人人都說共產黨好，你就不信。

老 哎！耳聽是虛，眼見是實。

興 保子哥，我們兩個月沒見紅香，她如今成了個啥樣子嘍。

子 嘆：紅香可憐的很，每天寢言哀語，不曉得挨了多少打，如今他們把她一個人鎖在冷房子裏，爛肝花家老婆連飯都不給吃，紅香受餓着哩，見啥吃啥，人簡直不像樣子嘍，我看……

興（抓住保子，非常緊張的）保子哥，紅香是不是不得活嘍！
子 噫！

劉、老（走上）紅香吃的不好就是嘍，不要緊。

子 興旺，你不要太着急，紅香不要緊。（抬頭看）天黑嘍，我要走哩，你們在。（很快的下去了）

興 紅香怕不得活了！

劉、老 你不要太着急，紅香不要緊。

壽（跳上抓住興）興旺哥；你把爛肝花殺了，把我姐姐引回來，我要姐姐哩！我要姐姐哩！

興（大聲）啊嚨：（唱帶板）一句話說的人心肝痛，紅香妹

受雞冷房中；今夜晚我要把飯透；（眼手把桌上的幾個窩窩頭放在一塊破布裏，拿在手中）兄妹們見一面（殺）死也甘心。（往外走）

老 （拉興）你到那裏去？

興 我看紅香去！

老 天呀！你瘋啦，萬萬使不得！

興 媽！（哭）紅香快餓死啦，再不去就見不上紅香啦！

老 好我的娃哩，你去了還不是見不上，你想送命啦？

興 媽！我到半夜，跳過他們的牆，給紅香送上點吃的，就回來啦。

老 噫！

劉 興旺，萬萬使不得！爛肝花正想跟你尋事哩，教他們把你抓住，你還能活！萬萬使不得！萬萬使不得！

興 不，我要去！（往出衝）

老、劉 （老拉劉推）天呀！不敢，萬萬使不得，快回，快回
老、劉硬將興拉下。幕墜下。

二十三 透 食

舞合左上角應用一塊畫爲石床色的布，搭在一個方櫃上，作爲假石桌。

順 （鬼頭鬼腦上）（唱二六）紅香生來骨頭賤，有福不享討人嫌；我有心到她房中尋方便，又怕她高聲大喊惹禍端。

(總) (向入場門處偷偷摸摸的窺望的動靜)。

當韻快唱完時，王已悄悄的上來啦，蹑手蹑足的走到韻後，猛一抱。

韻 (嚇的大叫，急轉身) 誰？

王 (把韻口一按) 你叫啥哩！

韻 啊喲！你把人『險火』(幾乎的意思) 嚇死。

王 我問你，半夜三更，在這裏鬼鬼溜溜做啥哩？

韻 紅香一天亂說亂道的，我聽她說啥哩。

王 呀！你當我還不曉得你耍鬼心眼，昨天晚上我就看見你轉了好一陣才回去。

韻 你就把我箝的死死的。

王 回去！我不准你胡鬧！

韻 你快去，小心老財主出來了！

王 你先回去！

韻 對，我回去。(往下走了幾步，又後轉)

王 快去！

韻下。王也走到那裏翹翹耳朵聽。

紅 (在內) 菩薩爺！玉皇爺，快發天兵天將，把他們殺完(更大聲的)把他們殺完！

王嚇的一溜煙跑回去了。

興興緊帶子，背後插一把斧頭，手裏揣破布包，黑摸黑上，怕前顧後的，摸牆牆，估量牆的高低，覺得太高，有點緊張，把破布包打開，把三個高頭裝在懷裏，破布包裝在腰裏，走到門上，包攔推門，推響了一下，嚇的把斧頭遞在手裏，縮做一團。

停了一會，又把斧頭插在身後，想了一下決定從後牆跳進。

預先在桌上放一長凳，用一盞烏漆色牆紙的單子，搭在桌腿上，或搭在做好的架子上，至少要寬三尺，高四五尺，作為假牆。

興摸到假牆後，不見人了，一會從假牆上上來了，神氣非常緊張，筋肉抖顫，打算慢慢溜下來，不料上邊手一鬆，『不娶』掉下來了！

萬（在內大喊）什麼地方響噠！有賊娃子嘍！高順！保子！快出院子看一下，咱們院子進來賊噠！

興嚇的把斧頭握在手中，躲到這裏也不好，躲在那裏也不好，見有人出來了！只好伏在石桌那邊。

此時把假牆取消了，萬，順由上場門上，子由下場門上。都有點害怕的怯步不前。

萬左手拿一盞很講究的鴉片烟燈（如果搞不到這樣的燈，只好以洋燈代之），右手握一支短槍上，（在後，怕的不敢向前，萬把順連罵帶踢，一脚踢到前邊

萬 你就是怕死鬼轉的。

順披衣，赤腳，拖兩隻鞋，被萬踢到前邊又怕的縮回了一下。

萬、順都在出場門處，站住不敢向前

子（披衣，赤腳，手拿一根粗木棍，也多少有一點害怕的慢慢往前張望摸尋，繞過石桌前邊，快碰着興了！轉過身子）沒有噲！

萬 胡說，我聽的眞眞的，好像從牆上跳進來人嘍，你就在那裏仔細看一下。

子（轉過身，觸着興了，嚇的人叫一聲）噫！

萬（也怕的叫了一聲）噫！

順 我的媽呀！

順轉身把萬碰倒了。兩個人都倒了，燈也滅了。

萬（逆罵帶摸燈）你騙畀的是個鬼子孫，快尋燈！快尋燈！

子大叫一聲後，舉起粗木棍就往下打，被興架住。

興（口放在子的耳朵邊，低聲說）保子哥，是我。

子點了一下頭，又把興按下去。

萬（把燈拾起來，向子問）什麼？什麼？

順（躲在萬身後）保……保子，你……你快說。

子 什麼也不是，石桌把我碰了一下。

萬 一定有人跳進院啦，你們等一下，我回去點燈去。（轉身走）

順也隨萬往下走。

萬（把順踢了一腳）你不要跟我來，就在這裏站着！（下）

此時子向空向興耳語，興點頭

順（不敢回去了，稍微往前走了幾步）保……保子，你……到我……我跟前來，我……怕的很。

子 你不敢動！

順 你不來，我……就來啦。（又往前走）

子（故意作驚狀）聽！

順 媽呀！（又抱頭退回去）

萬 什麼？又看見什麼嘍？

子 我聽見門外有人跑哩。

萬 你們快出去追！快追！

嘖嘖的不敢動。

子把興一拉，走到門跟前，把門一開，先推興跑出去。

興顛着，被推出門，把斧頭也掉了，還不知道，放腿跑下。

子（出門喊）跑噠，跑噠！

順（隨着出門，按子嘴）你不要叫，聽！聽他往那裏跑哩？

此時還聽見有跑步聲，

萬（把燈點着噠，走出門）向那裏跑噠？

順 向西邊跑噠。

萬（咬牙，低頭沉思）哼！這一定是安興旺狗肉餡。

順 噫，差不多。

子 不是吧，興旺不會偷人。

萬 哼！不是偷東西，這小子心裏還不倒！回！明天再說。

三人往回轉。

順（被斧拌了一下）什麼！（順手揀了一把斧一看）啊嚨！

老財主，你真是活神仙，你看，這是興旺家的斧子。

子 誰家也有斧子哩，你怎麼認得是安興旺家的斧子？

順 哼！我不論到誰家裏收租子討賬，常留神切菜刀，砍柴斧子着呢，逼着要的時候，就怕縮鬼下手我哩，這一把斧不是安興旺家的，把我的頭割了！

萬（咬牙切齒）哼！我明白噠，保子！你快回去。

子繼續擰而不動。

萬 去！

子進門，裏邊響着噠，下。

萬 (向順) 興旺狗彘的想刺我啞，你把這事看歸咁沒有？

順 噫！對着哩。

萬 回！

二人進門。

萬 你把門關了。

順把門關了。

萬 你把我的東西跟銀子，包上一個包子：悄悄偷的放在興旺家草堆裏邊，然後請籩長來，就說暗把幾個元寶滾啞，我看安興旺狗彘的還能活幾天。

順 老財主，真是好計謀：保管他小子不得活。

萬 來，跟我到後邊把啥都搞好。

二十四 罵 神

老 (內叫尖板) (唱) 興旺今晚不得了！(手拿一籠，內有土，又拿點着的香三柱及黃表三張，慌張上，叫了幾聲) 興旺！興旺！噯 (接唱) 嚇的人渾身如水澆；急忙我把他二姨夫叫；(叫) 你二姨夫！你二姨夫！

劉 (披衣·慌張上) 什麼事？！

老 (接唱) (截) 興旺今晚闖禍了！(白) 你快出去看一看，興旺跑出去了！

劉 噫！天呀！這不得了，他一定到爛肝花家去了！

老 你快走，快去看一下！

劉 好，我穿好就去，哎！(下)

老 （把碗放在一個擺在中台的凳子上，把三柱香插好，點着黃表，跪下祝禱）菩薩爺，關老爺，送往各位神靈，保佑我興旺平安回家，我給各位神靈〔領〕豬〔領〕羊！（不斷的禱告以上的話，不斷的叩頭）

劉 往拐棍急上，慌慌忙忙出門轉彎。

與 慌張跑上，穩倒劉，

劉 （跌倒，驚喊）誰！誰！

與 （氣喘聲嘶，臉紅汗流的，嚇的後瞧）不……不要叫，是……是我。

劉 （爬起）嘿！興旺！你把人嚇死啦，快回！（拉興進門）

老 仍在叩頭禱告

劉 你大姨，姓回來啦。

老 （起立摸尋）興旺！興旺！

與 氣喘着，有點支持不住的樣子。

老 （抓着興）好我的娃哩！你急死我了！再不敢出去！你到那裡去來？

與 不語。

老 沒有出啥事吧？

劉 沒有出啥事吧？

與 保……保子把我放……放出來的。

老 啊嚨！這就全靠靈神保佑哩！（說着往點香處下跪叩頭）

與 屁！神靈保佑！

老 （正顏厲色的）興旺你說啥！你太不像話啦！快給神叩頭！快！

興 神靈！神靈！你一天就是個數神，有啥用？翻肝花欺負多少人；害死多少人，爲什麼神不管？咱們幾輩子沒做一點壞事，幾輩子受窮受難；神靈！神靈！屁！

劉 興旺！不敢胡說八道！

老 興旺，你敢罵神，「恩！你造孽，（泣興）你快給神跪下叩頭。

興 （氣的去一把拿起土碗，向土碗顫抖的，很緊張的說）我看你就偏向有錢的欺負窮人，我們年年敬奉你，一年不如一年，你……你……（頓斂了幾下）

劉、老 興旺！興旺！……

興 你……你是啥東西！（用力將土碗摔在地下，隨之跌倒）

老 （急的要命）天呀！這還了得，（摸着興旺帶打帶罵）你造孽，你爲咱們還不够苦！你不想活囉，你要死呀！……（一直打罵）

劉 （見興不動，彎腰摸興頭，叫）窮窮！娃不對囉！興旺！興旺！

興不語。

劉 你大姨，不敢打娃囉！

老只管打罵。

劉 （頭把老架住）你大姨，不敢打娃囉！娃頭燒的厲害，娃不會說話囉！

老 恩！（抱興，以自己的頭貼興頭）興旺！興旺！（哭）天呀！娃不對了，興旺！媽不打你了，快說話，（大哭）興旺！媽打你打的不對，快說話，興旺！快說話！快說話！

天呀！娃不對了！興旺！快給媽鬆綁！……

劉 你大姨，不要叫啦，娃是着了急嘍，一口氣斃住嘍，快把娃火到後邊蓋的暖暖的，一會就會好的。

二人用力把興扶起往下架。

老 哎！我該死！不該打娃！……

三人窩下。

二十五 陷 害

萬 (上) (唱) (二六) 高順去把鎮長見，日落西山不見還；這幾日人心有改變，風風雨雨到處傳；白天晚上不睡覺，金銀財寶地裏埋；過往神靈多保佑，保佑那共產黨不敢到來。(留)

順 (上) (唱) (二六兩句截) 風聲不好人心亂，鬼了財主對他言。(進門)

萬 你怎麼天黑啦才回來？鎮長呢？

順 風聲不好，鎮長白天到縣上去啦，一會就來嘍。

萬 又聽到些啥啦？

順 人心都慌啦，有錢有地的不曉得往那裏跑好，聽說四下裏都有共產黨。

萬 嘿！四下裏都有？！

順 鎮長就來啦，他說有要緊事跟你談嘍。

萬 我就不明白蔣主席是個幹啥的，放開手讓共產黨到處亂跑哩。

鎖 (帶甲，丙上，邊叫邊進門) 老財主！老財主！

萬 有啥事？

鎖 大少爺措話，快把東西藏好，一有風聲，說跑就跑。

萬 東西我藏的差不多囉，不曉得該往那裏跑？

鎖 如今誰也拿不了主意，這裏也說來了共產黨哩，那裏也說來了共產黨啦，不曉得來了多少共產黨！

萬 我看還是先到城裏再說。

鎖 大少爺教你老人家先不要亂跑，等他的信着，如今亂的很，城裏的往鄉裏跑些，鄉裏的往城裏跑哩，不曉得怎好？

萬 鎖長！時候不對，你們要留神，小心窮小子們造反。

鎖 就是的，聽說袁尚義參加什麼武工隊啦，在咱們這周圍活動哩，咱們這裏的窮小子們也不對啦。

萬 那你可要動手殺幾個人呢，這還了得！

順 已經佈置好囉，今天晚上就要抓幾個人呢。不做個樣子，他們不知道咱的厲害。

萬 安興旺狗彘的，昨天晚上把我偷啦，這些人如今都留不得，早一點除滅了。袁尚義一定會勾搭這些人的。

順 (拿出與的斧頭) 看！這是安興旺昨天晚上丟下的斧子！
(又放在桌上)。

萬 我把幾個元寶不見囉，把驢的給我弄死！

鎖 抓！馬上就抓！窮小子們都想造反哩，上邊的命令，風聲緊了，要把驢的們都打死！(向甲、乙) 走！

萬 對！快去！

鎮甲、乙下。

萬（向順）你也去。

順 對！（往下走）

萬（拿起斧子）高順！高順！

順 轉回。

萬（把斧子交順）把斧子拿上對證去。

順（接過斧）對！（下）

萬下。

二十六 勒 繩

興（很愉快的上）（唱）（二六）適才將我到前莊轉，窮人
個個笑顏開；尙義對我講一遍，不由教人喜心間。（敲）

（進門，關門，高興的叫）媽！二姨夫！

老 哎！興旺！你把我急死，天黑啦，你又出去幹啥哩甯

劉、壽同上聽。

興 媽，二姨夫，我看見袁尙義啦。

老、劉 嗯！尙義回來啦？

興 這話不敢對人說，尙義早就跑出去啦，遇見共產黨解放
軍，共產黨解放軍到了那裏，那裏的窮人就能翻身，分惡
霸地主的土地財物，尙義說毛主席是共產黨的領袖，也是
咱們窮人的領袖，處處給咱們窮人想辦法，毛主席共產黨
有幾百萬兵哩，把蔣介石打的沒辦法了。媽！咱們窮人有
毛主席哩，咱也不怕啦，共產黨就來啦，咱要翻身哩。

老 照你說，毛主席就是咱們窮人的皇上，對不對？

興 媽！尙義說毛主席教世事由咱們老百姓管，欺負老百姓的壞蛋，都要打倒哩，共產黨解放軍都是咱老百姓的，給老百姓辦事，聽老百姓的話。毛主席做啥事都是順咱們老百姓心上來的。

劉 世事真的能由咱老百姓辦，咱們能分到土地，咱們就能好活，興旺，你沒聽尙義說，共產黨啥時候來呢？

興 聽說離咱這裏不遠啦，四下裏都有哩。

劉 哎，他們趕快來吧，來了替咱們把仇人殺了，給咱們想辦法。

此時鑽帶甲暗上，在門外偷聽。

興 二姨夫，尙義說，窮人翻身，全靠窮人自己起來，跟共產黨解放軍在一起，打倒蔣介石，打倒惡霸地主，人家有些村莊，窮人都起來囉，把壞人都抓住啦，分土地分糧食。媽！你們不要給旁人說，咱們這裏窮人也有了闊嘍，我也報名參加囉。尙義在哈武…武，噢，尙義在武工隊裏幹著哩，有槍有砲，說好跟咱這裏的窮人合在一起，打倒土豪壞蛋，打倒惡霸老財，歡迎解放軍，媽，爛肝花快不得活啦，多少窮人給他狗畜的咬牙着呢。

老 興旺，咱先不要鬧，等着看。

興 媽，世上一百個裏邊，窮人就佔八九十個，要是咱們窮人齊心幹，咱們最厲害。

老 好娃哩，你不要忙，你不要在頭前『撲』，等一等，看世事到底轉變個啥樣子。

興 媽，你就是個怕，如今咱們有毛主席，有共產黨，解放軍，有兵有將，還怕啥哩。

老 哎！真的是那樣，簡直是老天睜眼啦，咱們還是等着看一下。

興 媽！（很堅決的口氣）再不能等啦，我要跟大家一齊幹！

甲 （打門）開門！

劉、老、興嚇的縮在一起，竊竊的藏在劉身後。

興 誰？

甲 快開門！

劉 （向老、興）什麼事？

甲 （用力搗門）再不開門，就打槍呢！

興顫着開了門。

甲、鎮、丙進門，甲、丙拿長槍釘興等，鎮拿短槍。興等嚇的顫抖，把頭鑽到劉衣服裏。

鎮 安興旺！你加入什麼農團啦，是不是？

劉、老 （嚇的）嗯！

興 鎮長，啥叫農團我不知道。

鎮 哼！不要裝蒜啦，安興旺，你想活的話，把你們團裏的人都說出來，說不出來，我非把你活埋了不可！

老 （簡直說不成話了）老……老總！我……我娃不曉得啥……啥團麼！

劉 鎮長，他一天連門都不出去麼。

鎮 不准你們說話！安興旺，咱們一鄉一道，你能把團裏的人說出來，有好處，我招護你，你給我說，還有誰？袁向義

在那裏？

興 我啥都不曉得，你教我說啥哩。

鎖 哼，你家的斧子拿出來我看一下。

興 吃驚不語。

鎖 快給我拿來！

興 我家裏就窮的沒斧子。

鎖 放屁！你的斧子在老財主家裏呢。

順 （跑上）鎖長，鎖長。（進門，把斧子遞鎖）這是安興旺的斧子。

老、劉 嘿！

鎖 （接過斧子）現在安興旺是農會的人，兩案並一案，都要辦，你先回去。

順 （向興）哼！窮小子還想造反哩，我看你是活的不耐煩嘍。
。（出門下）

劉 安興旺，你把眼睜大，看這是誰的斧子！

鎖、老 嘿！

老 斧子……（轉身下去摸斧子）

興 （拉住老）媽！

鎖 你啥裏事都幹，做賊偷人，現在你聽我說，只要你把圈裏的人都說出來，你就大大有功，再不要愁沒吃的，沒穿的。

興 我啥都不知道！

鎖 安興旺，你死到臨頭嘍，還敢「胡支理對」，你當真不想活嘍，是不是？

乙 (連叫帶跑的進門) 鎮長！鎮長！(氣喘)

鎮 啥？！

乙 你……你到外邊，我……我給你說。

鎮 (向甲、丙) 釘好！(出門)

乙 (隨鎮出門，向周圍看了一下，低聲的) 鎮長！不對咧，聽說共產黨要包圍縣城哩

鎮 嗯！縣上送來啥信沒有？

乙 沒有。

鎮 那你趕快回去，把抓住的那幾個人看好，搞幾根鐵繩，把鐵銼燒紅，等着，今天晚上就要把這些窮小子壞『號』一網打盡，快去！

乙 是。(跑下)

鎮 (進門) 安興旺，你要活，還是要死？

興無語。

鎮 你說不說！

興 (生氣的) 我啥都不曉得！

鎮 哼！你的話剛才我們在門外都聽見啦；啥袁尚義，啥農團，告訴你，你不得過去！

興 我就是不知道，看你把我怎麼樣！

鎮 你要不說，我就要打你，燒你，活埋你！

興 你把我看上兩眼！

鎮 混蛋！細了！

甲、丙上去綑興。

老、劉 (跑上去哀求) 老總……

鎮 (以槍止之) 不准動！

老連嚇帶急，身軟的往下倒。

劉 (扶老) 興旺媽？興旺媽？……

老倒下了。

甲 網起啦。

鎮 拉着走！

丙拉，甲推，興出門，鎮以槍止老與劉。

興 老子死了，你狗彘的們也活不成！

甲 (連打帶推) 不准你叫！

興 告訴你，如今有了共產黨解放軍，你們把眼睛大，做壞事的都不得活！……

甲推興下。

鎮轉身出門。

劉 (走上去拉鎮) 鎮……鎮長，你……

鎮 (踢劉) 滾！(下)

壽尖叫一聲。

劉 (被踢倒) 天呀！沒世事了！(叫老) 興旺媽！興旺媽！

老呆着，鎮的說不出話來。

劉 興旺媽！

老 (抓劉) 嗯！你……你二姨夫，快……快看興……興旺去！

劉 你……你不行嘍，快到後邊躺着去，我跟壽娃出去看一下。

老用力抓住劉，瞪視之，鎮着說不出話來。

劉 興旺媽！興旺媽！

老 興……興旺不……不得活了！

劉 我就看去！我就看去！（拖壽出門往下走着說）哎！共產黨快來！共產黨！快來！（下）

老 （抖顫着，掙扎起來，像瘋子似的，這裏摸摸，那裏撲撲）
興旺！興旺！（放聲大哭）啊嚟！（唱）（帶板）興旺
今天命難保，斷絕了安家的小根苗；我這裏放大聲把興旺
大的叫。（合場）興旺大！那……那是興旺大！哎！（帶
板）誰叫你早早死陰曹；丟下我們老和少，千難萬難哭號
啣；興旺今日遭大禍，呼天叫地命難逃；哎！（尖板）我
這裏放大聲把天來怨，爲什麼我落得這樣可憐；幾十年敬
神靈真心一片，難道說貧窮入神不可憐；爲我兒守寡受苦
難，哭哭啼啼幾十年；到如今只落得親人不見，貧窮人活
在世有啥留戀；我這裏放大聲把興旺呼喚，（合場）興旺
兒！娘的兒！哎！（流水）興旺我兒在那邊 娘爲你十八
年眼睛哭爛。娘爲你每日裏痛擱心肝；到如今你遭難娘難
照管，娘無心活在這造孽人間；陰曹府咱母子變變見面，
對你父把冤仇細說一番。（散）興旺！興旺！媽我顧不得
你了！興旺大！你不要怨我，我對得起爺，這是世事把天
趕的沒路了！興旺大！你等着！（說着從腰間解下綳布帶
一條）我……我跟你來了！（手顫着擬將繩掛起）

辭扶劉急上。

劉 （緊張興奮的，邊叫邊走）興旺媽！興旺媽！

老 驚，將布帶收了。

劉 興旺媽！（進門有喜色）興旺媽！老天睜眼啦！老天睜眼
啦！興旺有救了，我看見袁尙義啦，他帶許多人，（特別
用力的說）有槍！有砲！

老 噫？他能把興旺救出來？

劉 能！能！今天共產黨解放軍攻打縣城哩，四鄉的老百姓，
全部一齊幹哩，咱們莊上：劉萬和、老張、馮見喜、安侯
四、安老三、高拴虎、胡克旺好幾十個，都是咱們窮人，
拿刀的拿槍的，拿鋸頭拿鏟的，尙義給我說，他們先到鎮
公所收槍救人，完了就要捉爛肝花，給大家除害，給大
家報仇！興旺媽！世事要翻過哩，咱們窮人出頭的日子
到囉！

壽 大姨！你沒見，人多的很呢！

老 （興奮的抓著劉）噫！咱們窮人都鬧起來囉！

劉 鬧起來囉！

老 咱們窮人也有兵有將！

劉 有兵有將！

老 （興奮，已有點笑容，眼望天）好！好！

劉 真好！我們要翻身！

老 你二姨夫，我也要去呢，走！咱們都走！

劉 走！咱們都走！（唱）（流水）咱窮人齊心幹人多勢衆，

老 （接唱）共產黨他是咱窮人的救星；

劉 （接唱）爛肝花抓到手刀砍出恨，

老 （接唱）我定要咬死他（穢）絕不容情。（跌倒）

唱時，劉先出門，壽扶老出門，四句唱完，剛轉一圈。

劉、壽扶老急下，看起來比平素有精神得多了。

二十七 捕 捉

乙很狼狽的跑上，氣喘的簡直走不到了，提着槍，掙扎着，壓前怕後的跑了下去。

武與另一武工隊員及常追上，三人跑到中場，側耳細聽一會。

常左手拿斧頭，右手拿木棍，向武耳語，並用手指東點西的。

武點頭，沉思，然後把武工隊員拉到跟前，與之耳語。

武工隊員青年農民，半武裝，簡稱『員』。聽武耳語後，點頭，端起槍，注意着前邊，向下場門下。

武再向常耳語。

常點頭，向下場門下。

武把周圍看一下，向上場門下。

乙如前狀，跑到下場門，聽到喊『站住！』嚇的抖顫着，慌張的端槍倒退。

員與常逼乙上，當乙退到中旬，武已到其身後。

武（以槍點乙背）不准動！

乙嚇的直聲叫。

武 不准叫！（很猛的把槍奪過來）

乙顫的不敢動。

常（跑上用繩子把乙網起，向武）隊長，（指繳到的槍）這一枝槍算我的？

武 對。(把槍給常)

常 (高興的接過槍，扳了幾下，轉過身卻看乙臉) 哼！你小子也有今天，隊長，這人叫曹三，壞透啦，把這狗爺的砍了！(說着舉起斧頭要砍)

乙 (嚇的跪下) 饒命！饒命！我投降！

此時員在留神周圍，過來過去的轉着。

武 (止住常) 不要！他能改過，我們就饒他。(向乙) 我問你，我們打開鎮公所，爲啥不見鎮長？

乙 鎮長帶我們三個人到縣上去，聽說縣城失守了，又翻回來，半路上又聽說鎮公所也包圍啦，教我打探情況，他們三個人跑啦。

武 你知道他們跑到什麼地方去啦？

乙 他們到東邊老財主家去啦。

武 離這裏多遠？

常 四五里路，隊長，咱們趕快轉回去，教袁尙義跟大家不要亂尋鎮長啦，馬上到關肝花家裏去，遲了就都跑了。

武 對！你說的對，馬上走！

員、常 走！

常、員架起乙，武在前邊，四人齊下。

二十八 報 仇

鎮、甲、丙氣喘聲粗的跑上，走到中台站定。

鎮 (用力拍門) 老財主！老財主！快開門！

萬、王由上場門驚慌上，順、子由下場門驚慌上。

鎖（更用力的而且更急的拍門）快開門！快開門！

順 是鎖長！鎖長！

萬 快把門開了！

順（開門）鎖長！

鎖、甲、河進門。順關門。

萬（走到鎖跟前）有了啥事嘍？！

鎖（氣喘的，急的說不出話來）完……完嘍。我……我抓……
……抓了幾個人，剛……剛回到鎖……鎖公所，就……就聽
說這……這裏的老……老百姓也要鬧哩，我……我就往縣
上跑，走……走……

甲（見鎖說不成，自己搶上去接說）我們剛走了幾里路，就
聽說縣城失守嘍。

萬、順 王 噫！

甲 我們又翻回來往鎖公所走，到了半路上，又聽說鎖公所教
老百姓包圍嘍。

萬、順、王 噫！

甲 鎖長不敢回去，教曹三打探情況去嘍，我們一直跑到這裏
來。

萬（拍手跺脚的）哎！這……這成了個啥……啥樣子嘍，……
滿是共……共產黨的世事嘍！

鎖 完……完嘍！四……四鄉的老百姓，都……都起來嘍！就
……就地起……起義，咱……咱們完……完嘍！

萬 蔣……蔣主席，美……美國，是……是個幹……幹啥的，

幹……幹喉的！

鎮 老……老百姓最……最可怕！簡……簡直是颶……颶大風，發……發大水，誰……誰也沒辦法！

順 老……老財主，快……快跑！

鎮 快……快跑！

萬 這……這該……該往那裏跑！

鎮 跑……跑出……出去再說。

萬 對！跑！等我把洋煙盒子拿上。（進去又出來，往懷裏裝東西）快……快走！

衆 走！

王 （拉萬）哎！等一等，我忘了拿描金匣子嘍。

萬 哎！算嘍，走！

王 不，那裏邊有金簪子、銀簪子、珊瑚瑪瑙玉珠子，我要帶哩。（說着跑回去掙一小箱上。如無描金箱子，用布包一個箱形即可）

甲——（催）快走！（擬開門）

王 （又拉着萬）哎！再等一下，我要帶幾件隨身衣服哩。

萬、順、鎮 算嘍！算嘍！快走！

王 不，身上沒幾件好衣服，走到那裏人都看不起。（說着又跑進去）

衆非常不耐煩的，焦急的。

萬 （喊催）快！快！

王又拖出幾件衣服。

衆 走！

王 (又拉萬) 哎喲！又記起了，我把治牙疼的藥沒有帶上。

萬 算啦！啥牙疼藥，再遲了連命都保不住嘍！

鑽、甲等表示非常着急而討厭。

王 不行，我要帶哩。

王又撲進去，被甲喊住。

甲 (生氣的，大聲的) 鑽長！我們不能等嘍，走！

鑽 走！

萬 (把王拉回來) 不要去嘍，走！

甲開門出，順聲之，其他鑽、萬、王、丙、子尚未出門。甲順聲向下場門轉過，後合好像從四面八方奔騰來很多人，噪雜亂喊：『不要放跑了！』……

甲、順嚇的站定，目瞪口呆，不知往那裏去好。

萬、鑽等也嚇的不敢出門了，端著槍，驚惶失措。

興 (由上場處一跳奔上) 狗彘的，跑！

左手拿木棍，照定甲、順，揮出右手拿的手榴彈，自己隨即倒下、爆炸了。甲、順懸空倒地。

萬、鑽等嚇的縮成一團，王、順聽到爆炸，嚇的『媽呀！』

『大呀！』的亂叫。王把抱着的東西都洒了。

鑽 誰敢進來就打死誰！

萬 我們有槍，進來一個打一個！

上場門總興後，奔上武、常、馮，下場門奔上尙、員、張、和、有的拿槍，有的拿鐵頭、斧子、鐵錘等，非常嚴肅而緊張的包圍了萬的院子。

衆人跑上時，把甲、順壓下去了。

興（向武）來我進去！（說着要進門去）

武（擋住興）先不要進去！

鎮誰敢進來！

萬進來一個死一個！

興（從腰裏取手榴彈，擬往裏邊擲）狗齷的！

武（擋住興）不要！我們要捉活的。（向尙）讓尙義，你教大家不要都跑到這裏來，把幾個路口把好。

尙（隨便往後指一下）哎，大家不要都到這裏來，把路口擋住。

後台衆人有力的大聲回答：「對！」

尙（向武）隊長！想辦法衝進去！

武不忙。

鎮、萬進來一個死一個！

武（喊口號）快繳槍！

衆快繳槍！（後台要配合許多人齊喊）

尙不繳槍就要你們的命！

衆不繳槍就要你們的命！

裏邊保子聽到是窮人關起來啦，放心而不在乎的；丙聽到尙的聲音，也不害怕了，而且把槍也隨便拿來了。

鎮（看見丙不警備，斥之）呂占修！把槍端起來！

丙隨便把槍端起來。

尙占修！咱們是一家人！

衆咱們是一家人！

興（也想起裏邊有子，爭取之）保子哥！咱們窮人是一家

人！

衆 咱們窮人是一家人！

鎮 （命令丙）呂占修，把手榴彈擲出去！

萬 對！擲手榴彈！

丙手抓著腰裏的手榴彈，猶豫，不願擲，而且怕鎮奪去。

尙 占修！不要給壞人當走狗！

衆 不要給壞人當走狗！

鎮 （見丙不願擲手榴彈，進一步逼之）你不擲我就做死你！

萬 快擲！

鎮 你擲不擲？！

子 狗彘的！

子猛把萬棧後一抱，奪萬手槍。萬大叫。

鎮 （轉過身）這還了得！（擬舉槍打死子，又怕把萬傷了）

丙 狗彘的！

丙順勢向鎮打了一槍，鎮墜聲倒地。

當子抱萬時、王嘯的兩手抱臉，背身亂叫。

子、丙 大家快回來！快回來！

衆一湧而進。

衆進門，壓鎮下。

武 （指萬）把狗彘的細起來！

興、尙把萬細起來。

子、常把王細起來。

興 （向周圍喊叫）紅香！紅香！（逼問萬）紅香呢？！

萬顫而不語。

興 我問你，紅香在那裏？！

尙等 （亦逼問）紅香在那裏？快說！

興 （打窩頭）快說！

衆 快說！

萬 她……她在後……後邊冷……冷房子裏。

興與其說是跑，不如說是跳了進去，只聽他叫『紅香！』『紅香！』一會兒扶紅上。

紅越瘦了，莫明其妙的呆滯。

衆都注視紅。

興 紅香！紅香！

尙、馮等 紅香！紅香！

老、劉劉扶老，一個喊叫興，一個喊叫紅，急上。

衆 在這裏，快進來。

老、劉進門。

興、老、劉 （帶哭音，圍紅，抓紅，叫紅）紅香！紅香！

尙等也叫紅。

紅 （呆看興等，忽然抓興，放聲大哭）我死了！我見不上你們了！……

興 紅香！紅香！你活着，你看，大家救你來啦。

劉 紅香！你活着，大家救你來啦。

紅有點清醒了，環視大家。

老 紅香！我娃心裏不要糊塗了，你活着哩。

劉 紅香！咱們窮人翻身啦，你看，咱們把爛肝花抓住啦。

★ 劉拉紅看萬。

紅看見萬，嚇的閃躲。

興 紅香，再不要怕他啦，如今咱要報仇！

尙 （命令萬）跪下！

衆 跪下！

興 （打萬）跪下！

萬跪下。紅驚訝的看這個現象。

興 紅香！共產黨來了，如今成了咱老百姓的世事啦，欺負老百姓的壞人，咱們都要打倒！

紅 噫?!（有點明白了，把衆人看一下，轉過來怒目咬牙的問萬）你……你……（一撲上去抓面咬之）

興、劉、老也撲上去，連打帶咬。

衆把王也拉在一起，亂打亂罵起來。

武、員 不要打啦！不要打死！……（好容易把大家止住，把劉、興、老、紅拉開）

武 大家不要打啦，現在是咱們窮人翻身的時候，我們要成立農會，我們要把人民大眾召集起來開大會，公審欺負人民的壞蛋，大家分過分地分東西，有仇的報仇，有冤的伸冤！

尙 有仇的報仇，有冤的伸冤！

衆 有仇的報仇，有冤的伸冤！

武 好！我們下去召集開大會，（瞪萬、王）拉下去！

興 （從尙手裡接過繩子拉萬）我拉！

老、劉 我拉！

紅也搶上去拉。

四人拉萬、王，踢的踢，打的打，喊罵着緊張而下。

（這一場如果人多的話，武工隊與農民可以多出幾個，並可以有一些婦女拿剪子、切菜刀等同上。再如果有便利條件，蒙上包圍時，可拿一些火把，那就更覺雄偉了。因為是在半夜包圍，又是在摧毀鐵公所以後，拿火把上是合理的。但如果煤油太缺，那就可以省略的。）

（第一部完）

健翎的一九四七年冬，脫稿於豆家溝。



此劇本雖然是根據「秦腔」寫的，但是如「京梆子」、「山西梆子」及各地「亂彈」戲（大戲）都可以演出，也可以配以新曲或小調演出。

作者

窮人恨

一九四九年五月出版

·編輯者·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系

著者 馬健翎

出版者 新華書店

發行者 新華書店

有·版·權

基本定價二角七角

